

学校代码：10663

学 号：4201110300151

贵 州 师 范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宋代自然灾害赋研究

The Study of Song *fu* on Natural  
Disasters

专 业 名 称：中国古代文学

专 业 代 码：0501005

研 究 方 向：唐宋文学

申 请 人 姓 名：高雪艳

导 师 姓 名：李朝军 教授

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

#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关于学位论文

## 使用授权的声明

###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或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贵州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贵州师范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绪论.....	1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1
1.2 研究现状.....	1
1.2.1 宋代灾害研究.....	1
1.2.2 宋赋研究.....	2
1.3 基本概念及研究对象的界定.....	5
1.3.1 古今“灾害”与“灾异”辨析.....	5
1.3.2 自然灾害赋概念界定.....	7
1.4 研究内容, 研究思路和方法.....	8
1.4.1 研究内容.....	8
1.4.2 研究思路和方法.....	8
<b>第一章 《诗经》、楚辞及宋前赋的灾害书写.....</b>	<b>9</b>
1.1 《诗经》中的自然灾害.....	9
1.2 楚辞中的自然灾害.....	11
1.3 宋前赋的灾害书写.....	15
<b>第二章 宋代自然灾害赋分类考查.....</b>	<b>21</b>
2.1 水灾赋.....	22
2.2 旱灾赋.....	25
2.3 苦热赋.....	27

2.4 其它灾害赋.....	30
<b>第三章 宋代灾害思想.....</b>	<b>35</b>
3.1 天人感应思想缘起与发展 .....	35
3.2 天人感应下的宋代救灾措施.....	37
<b>第四章 宋代灾害赋艺术特色.....</b>	<b>39</b>
4.1 议论精彩.....	39
4.2 尚理重情.....	41
4.3 散文气质.....	44
<b>余论.....</b>	<b>47</b>
<b>参考文献.....</b>	<b>48</b>
<b>附表.....</b>	<b>51</b>
<b>后记.....</b>	<b>53</b>

## 摘要

文章研究对象为宋代自然灾害赋,据统计宋赋中有自然灾害赋 37 篇。宋代灾害赋的研究,首先在于通过赋作文学的笔触揭露宋代社会的灾害现象,灾后人们的生活处境,作家的创作心态与灾后积极乐观的应对态度。其次探讨了宋代自然灾害赋独特的艺术价值,其中议论精彩,尚理重情,散文气质是宋代灾害赋的主要特点。

文章分为六部分:一、绪论交代了宋赋,宋代灾害的研究现状,对自然灾害赋作了界定说明。二、第一章对《诗经》,楚辞,宋前主要自然灾害赋作了梳理归纳,反映出宋赋之前的自然灾害抒写传统。三、第二章将宋代自然灾害赋分为水灾赋、旱灾赋、苦热赋,其它灾害赋分别探讨,其中其它灾害赋涉及沙尘暴、风灾、雪灾、瘴气、蝗灾、苦寒六种灾害,涵盖了某些篇章的背景论述,思想价值,创作方法等。四、第三章讨论宋代灾害赋的天人感应思想。五、宋代灾害赋特点,议论精彩纷呈,宋代义理与悲悯情调矛盾统一,而结构灵活、句式松散、语言平易是宋代灾害赋主要的形式特征。六、余论部分总结了文章,指出可以有待继续讨论的问题方向。

**关键词:** 宋代,自然灾害,自然灾害赋,天人感应,艺术特色

## ABSTRACT

There are 37 *song fu* about Natural disaster. By studying the Disaster *fu*, which reveals the disaster phenomenon in Song Dynasty,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after the disaster as well as the authors' mind and positive attitude, this assertion outlines its unique artistic value, of which wonderful talking, *Shang Li* emotion, essays temperament are three of the most prominent the features.

The assertion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introduction 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study about disaster in song is presented and a definition of the natural disaster *fu* is given. In the second part, natural disaster description in *Shi Jing*, *Chu Ci* and the main Disaster *fu* before Song dynasty is collected and summarized, reflecting he creative tradition of natural disaster before *song fu*. In the third part, natural disaster is classified as flood *fu*, drought *fu*, bitter heat *fu* and other disaster *fu* including six kinds, sandstorm *fu*, typhoon *fu*, snowstorm *fu*, miasma *fu*, locusts' *fu*, bitter cold *fu*. Analyze is made about the background discussion, ideological value, and creative methods. In the fourth part, *Tian Ren Gan Ying* philosophy in Song dynasty is discussed. In the fifth part, the characteristic of natural disaster *fu* in Song dynasty is introduced. Performance the main features. Argument is so wonderful, *Yi Li* and compassion is contradictory unity, flexible structure, freedom sentence, language has less rhyming.

**Key Words:** Song dynasty, natural disaster, natural disaster *fu*, *Tian Ren Gan Ying* philosophy, art feature

# 绪论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自然灾害与人类息息相关，任何时候都是人类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宋代赋的整理，收集自然灾害赋共 37 篇，这是前朝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匹敌的创作现象。并且宋代自然灾害赋涉及的灾种丰富，包括水灾、旱灾，暑热灾害，沙尘暴灾害，风灾，雪灾，瘴气灾害，蝗灾，严寒灾害，拓宽了自然灾害赋的创作范围。

文章展现了从《诗经》，到楚辞，再到宋前赋的自然灾害书写历程，揭示宋代自然灾害赋的历史继承与新的时代元素下灾害赋的创作特点。同时反映自然灾害下宋人的天人感应思想以及对该思想的批判。再现了宋人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民间信仰、社会应对、灾后心态。因此，宋代自然灾害赋富有宝贵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民俗价值。

## 1.2 研究现状

### 1.2.1 宋代灾害研究

除了史书对宋代自然灾害的资料记载，现今对宋代自然灾害的研究成果还有：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 年）被奉为中国救荒史的开山之作。此外还有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科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中国地震目录》，宋正海的《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汇》，张波等编写《中国自然灾害史料集》，高文学主编的《中国自然灾害史》，邱国珍的《三千年天灾》。针对这些成就，由袁祖亮、邱云飞编撰，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害通史》，是一部立足于大量史料收集整理而形成的较为完备讨论中国史上自然灾害的大作。全书分为八卷：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其中宋代卷针对赵宋王朝三百多年发生的水，旱，虫，震，疫，沙尘，风，雹，霜等九种自然灾害给以全面地剖析。把时空交错的宋代社会，通过数据表，数据图等用具体的数字细化了，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灾害类型，灾害损失，灾害思想，救灾制度都有比较详细的论断。

宋代各种自然灾害的分类研究著作也较多，对水灾的研究如徐红的《宋代洞

洞庭湖区水灾与人口、垦荒的关系》<sup>①</sup>，李亚的《历史时期滨水城市水灾问题初探——以北宋开封为例》<sup>②</sup>，融合了经济发展，灾害研究，从新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对宋代旱灾的研究有杨鹏程的《古代湖南旱灾研究（至1644年）》<sup>③</sup>，旱灾的危害加深，历史发展演进。针对蝗灾的研究如，叶鸿洒《北宋的虫灾与处理政策演变之探索》<sup>④</sup>，针对地震研究的如陈致远的《历史上常德的水灾和地震》<sup>⑤</sup>。这些成果对宋代自然灾害与人类发展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其它研究还包括禳灾观念，灾害应对措施，民间信仰，民风民情，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自然灾害下的社会意识形态等。对宋代灾害的研究主要有，《宋代的祥瑞与灾异初探》<sup>⑥</sup>从天人感应的角度探测宋代的灾害思想及其影响。《两宋时期东岳祭祀与信仰》<sup>⑦</sup>《宋代泰山的政治文化功能》<sup>⑧</sup>《北宋的北岳研究》<sup>⑨</sup>等论文揭示了民间信仰文化，自然灾害，祭祀文化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宋代的捕蝗与祭蝗》<sup>⑩</sup>说明了宋代民间为驱除蝗虫，消弭蝗灾采取的今天看似很有趣的各种方法。而宋人对灾害的应对及其看法，除了体现天人感应的传统思想，还有宋人对宇宙、自然、人生、生命的思索。从赋的角度入手研究，是从一个新的侧面继续探索赋发展到宋代的文学价值及其意义，同时又可以看到宋人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应对手段，心理素质等。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当下，这又具有相当的现实参考意义。

这些研究从较长的历史时期，或单独针对宋代，总结出各种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涝灾，旱灾，霜灾，雹灾，蝗灾等的发生概况，时间，地点，防灾减灾的政策措施，以及灾害思想。这对宋代自然灾害赋的研究起到参考归类的作用。无论从研究的角度，还是从研究的史料价值来说，都给宋代自然灾害赋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经验。

### 1.2.2 宋赋研究

诗赋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对赋的探索一直是国内外文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赋的文学传统起源于战国时期，经过两千多年大浪淘沙似的历史嬗递，直到

<sup>①</sup> 徐红.宋代洞庭湖区水灾与人口、垦荒的关系[J].船山学刊,2000,(03).

<sup>②</sup> 李亚.历史时期滨水城市水灾问题初探——以北宋开封为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3,(05).

<sup>③</sup> 杨鹏程.古代湖南旱灾研究(至1644年)[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2,(04).

<sup>④</sup> 叶鸿洒.北宋的虫灾与处理政策演变之探索[J].淡江史学,2002,(13).

<sup>⑤</sup> 陈致远.历史上常德的水灾和地震[J].武陵学刊,1998,(04).

<sup>⑥</sup> 杨晓红.宋代的祥瑞与灾异初探[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06).

<sup>⑦</sup> 刘云军.两宋时期东岳祭祀与信仰[D].北京师范大学,2008.

<sup>⑧</sup> 金洁.宋代泰山的政治文化功能[D].山东大学,2011.

<sup>⑨</sup> 杨柳.北宋的北岳研究[D].河北大学,2009.

<sup>⑩</sup> 李华瑞.宋代的捕蝗与祭蝗[J].山西大学学报,2011,(06).

今天，学界人士仍以有能力为赋作为一件无上光耀的事情。赋经过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赋的创作与赋的相关理论层出不穷。学界认为赋体发展到宋代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一、战国时期到汉初，以骚体赋为主；二、汉魏时期，以散体赋为主；三、两晋六朝以骈赋为主；四、李唐王朝，以律赋为主；五、两宋时期，以文赋为主。赋的缘起时期与赋的滥觞阶段，是现今学者专家研究的主要历史阶段。学界对宋赋的关注相对冷落，上个世纪末，对宋赋的研究才逐渐增多，其主要成员有：现今中国赋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结先生，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培先生，四川大学老教授曾枣庄先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年轻学者也开始致力于宋赋的发掘研究工作。宋代文学浩如烟海，赋的历史传承与新变需要更多的开发与创新。

对宋赋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肯定宋赋价值。曾枣庄先生在《论宋赋诸体》<sup>①</sup>一文中肯定了宋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说明历代赋各有其特点，宋赋未必逊色于两汉、六朝，隋唐。宋赋与宋代诗词文一样，力求创新。许结先生在《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sup>②</sup>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宋赋表现自由，摆脱骈、律的束缚而自成一格，它的时代价值是不可抹杀的。从其他相关书籍论文的发表可见宋赋的价值日趋上升。

二、对宋代文赋的研究。曾枣庄先生的论文《论宋代辞赋》指出宋代辞赋诸体皆备，而文赋并非主流<sup>③</sup>，《论宋赋诸体》指出宋代往往以文为赋的创作现象<sup>④</sup>；许结先生的《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认为宋以文为赋是仿汉赋创作<sup>⑤</sup>；此外，还有刘培先生的《文赋的形成》<sup>⑥</sup>；王永《北宋文赋研究》<sup>⑦</sup>，胡建升、文师华《宋人以文为赋论》<sup>⑧</sup>都说明文赋在宋代占据重要地。研究宋代文赋的总体特点、形式、结构、语言，既有传承也有创新。也探讨宋代文赋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宋人求变思想，唐赋受科举制度影响较重，宋人继唐后，不愿“意”为“律”所束缚；二是宋初诗文复古革新思潮的影响，提倡散文；三是宋人冲淡平和的审美要求让赋注入了散文的气质；四是宋代文赋对前朝的继承与创新。

三、宋赋好发议论，表现深刻哲理。宋经历南北两朝，内忧外患，儒释道三家合流，往往在赋的结尾表现出一种理趣，体现出尚理特征和冲淡哲思，同时也是时代背景下宋代士人的人生态度和心灵世界的反映。宋人好议论，这种独特的

<sup>①</sup> 曾枣庄.论宋赋诸体[J].阴山学刊,1999,(01).

<sup>②</sup> 许结.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J].社会科学战线,1995(03).

<sup>③</sup> 曾枣庄.论宋代辞赋[J].清华大学学报,2003,(05).

<sup>④</sup> 曾枣庄.论宋赋诸体[J].阴山学刊,1999(03).

<sup>⑤</sup> 许结.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J].社会科学战线,1995(03).

<sup>⑥</sup> 刘培.文赋的形成[J].齐鲁学刊,2004,(01).

<sup>⑦</sup> 王永.北宋文赋研究[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27(01).

<sup>⑧</sup> 胡建升,文师华.宋人以文为赋论[J].江西社会科学,2010,(04).

文化品格不仅在诗词文中常见，在赋中也是屡见不鲜。宋人好议论这一定论被一再强调，宋李廌《师友谈记》就记载了秦观作赋时有关议论的情况，明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sup>①</sup>，清代李调元《赋话》<sup>②</sup>。现今马积高先生在《赋史》中也认为：“宋赋多以议论为骨架”<sup>③</sup>。袁济喜先生的《赋》指出在于其它的赋体比较中，即景议论是文赋的一个特点<sup>④</sup>。曾枣庄先生的《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指出宋赋仿汉大赋的艺术特色，表现出好议论的风格<sup>⑤</sup>。这些研究都将宋赋的该特点作了很好的论述。许结先生的《哲理与骚情的融织——南宋辞赋艺术初探》作出宋赋以议论为主调的创作风格反思，指出南宋辞赋情理兼备的特点<sup>⑥</sup>。

四、其他方面。从不同角度论述宋赋的存在价值。1、宋赋与宋代科举制度的相互关联。熙宁，元祐，绍圣科场诗赋的罢黜与复兴，体现宋人作赋的特点，如许结先生的《北宋科制与论理赋考述》<sup>⑦</sup>《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sup>⑧</sup>。2、从典礼制度看宋赋创作，气势恢宏，体现王朝声威，如刘培的《论北宋的典礼赋》<sup>⑨</sup>。3、从不同时期看宋赋的创作，多分为北宋、南宋分别研究，其中又截取更短的时间段进行研究，这类研究相当多。如刘培先生的《论宋初辞赋的特征》<sup>⑩</sup>，《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sup>⑪</sup>，《论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情调》<sup>⑫</sup>等。4、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入手研究，在治平心态，淑世精神，理学思潮，宋代党争影响下的宋赋的内在表达，如刘培先生的《论北宋真仁间辞赋创作的治平心态》<sup>⑬</sup>《论北宋中期辞赋的淑世精神》<sup>⑭</sup>《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sup>⑮</sup>。5、从单个作家的角度研究宋赋。如刘培先生的《论苏轼的辞赋创作》<sup>⑯</sup>《论苏辙的辞赋创作》<sup>⑰</sup>《论王禹偁辞赋对风雅传统的发扬光大》<sup>⑱</sup>等；对单篇赋的解析，如台湾国立政

<sup>①</sup>(明)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sup>②</sup>(清)李调元.赋话[M].中华书局,1985.

<sup>③</sup>马积高.赋史[M].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2.

<sup>④</sup>袁济喜.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55.

<sup>⑤</sup>曾枣庄.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M].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sup>⑥</sup>许结.哲理与骚情的融织——南宋辞赋艺术初探[J].南京大学学报.1995,(01).

<sup>⑦</sup>莫砺锋.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许结.北宋科制与论理赋考述)[C],南京市: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sup>⑧</sup>许结.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J].复旦学报,2012,(04).

<sup>⑨</sup>刘培.论北宋的典礼赋[J].宁夏社会科学,2005,(03).

<sup>⑩</sup>刘培.论宋初辞赋的特征[J].江海学刊,2004,(02):171-176.

<sup>⑪</sup>刘培.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四川大学学报,2005,(02).

<sup>⑫</sup>刘培.论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情调[J].文史哲,2009,(04).

<sup>⑬</sup>刘培.论北宋真仁间辞赋创作的治平心态[J].中山大学学报,2006,(05):21-24.

<sup>⑭</sup>刘培.论北宋中期辞赋的淑世精神[J].西北大学学报,2004,41(06).

<sup>⑮</sup>刘培.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J].北京大学学报,2005,42(06).

<sup>⑯</sup>刘培.论苏轼的辞赋创作[J].暨南学报,2006,(05).

<sup>⑰</sup>刘培.论苏辙的辞赋创作[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5,(06).

刘培.论王禹偁辞赋对风雅传统的发扬光大[J].山东大学学报,2005,(04).

治大学中文系的许东海先生有《秋声·谏诤·归田：欧阳修〈秋声赋〉、〈归田录〉中的诤臣与困境》<sup>①</sup>，对苏轼《赤壁赋》的探讨就更多了。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到单个作家、单篇赋的特点，也是宋赋文化长廊不可忽视的一角。6、宋代事类赋研究，如刘培先生发表《〈事类赋〉简论》<sup>②</sup>

“赋家之心，包举宇内，总揽人物”，赋是中国文化的综合体，从不同角度切入研究，便可得到不同的相关论题。正如许结先生在《赋学批评方法论》一文中所指出的：赋是多学科的交叉，赋家创作包蕴极广，包括天文、历数、生物、语言、地理、心理、美学、历史、宗教知识的综合运用。前朝赋从抒情言志的角度研究，动物赋、植物赋、恋情赋、台阁赋的不同层面研究都得到了相应的研究成果。但从灾害的角度对灾害赋的文学价值探讨则较少，从传统文学样式——赋的角度切入研究基本上没有涉及，只在《论梅尧臣的自然灾害题材诗赋》<sup>③</sup>中提到了一些。目前在该方面缺乏相对集中的论述与探讨，从灾害的角度研究宋赋的艺术价值就有待深入了。

### 1.3 基本概念及研究对象的界定

#### 1.3.1 古今“灾害”与“灾异”辨析

宋代自然灾害赋的研究立足于人文学科，也涉及自然学科的相关研究，但很多自然学科研究论述都将灾害、灾异和在一起探讨，或者根本没有区别灾害，灾异的异同。本论文只针对涉及灾害的宋赋进行讨论，为了研究便利，有必要将灾害与灾异区别开来。

《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记“何以书，记异也”，何休注：“异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sup>④</sup>隐公五年“螟”条记载：“何以书，记灾也”，注：“灾者，有害于人物，随事而至者。”<sup>⑤</sup>

董仲舒对灾异也是区别看待的：“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谓此也……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

<sup>①</sup> 许东海.秋声·谏诤·归田：欧阳修〈秋声赋〉、〈归田录〉中的诤臣与困境[J].文学与文化,2013,(02).

<sup>②</sup> 刘培.《事类赋》简论[J],济南大学学报,2001,11(05).

<sup>③</sup> 李朝军.论梅尧臣的自然灾害题材诗赋[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01).

<sup>④</sup> (汉)何休撰.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第一册,卷二,隐公三年)[M].上海:中华书局,1936:4.

<sup>⑤</sup> (汉)何休撰.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第一册,卷三,隐公五年)[M],上海:中华书局,1936:4.

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sup>①</sup>

由两处比较可知，何休认为“异”在事前，“灾”在事后，“灾”关键在于“害”，“异”关键在于“怪”。董仲舒认为异包括了灾，“灾”发生在前，“异”发生在后，异比灾更可怕，一者为“天之谴”，一者为“天之威”。总之是说灾和异是不一样的。

《说文解字注》中到“灾”字条目：“灾，天火曰灾。”“按经多言灾，惟此言火耳。引申为凡害之称。十五年传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又说，或从宀火，火起於下，焚其上也。”<sup>②</sup>“异”字条目：“异，从升(gǒng)从畀(bì)。畀，予也。凡异之属皆从异。《虞书》曰：‘岳曰：异哉！’”后又解释到虞书当作唐书。岳曰异哉。谓四岳闻尧言惊愕而曰异哉也。”<sup>③</sup>从《说文解字注》中，“灾”、“异”是显然不同的，其中“灾”包括了“人祸”如战乱，兵匪等。

《辞源》这样解释：“灾，自然发生的火灾。也泛指各种自然灾害。”以《左传》宣公十六年为例：“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注解：“灾，谓水旱、蝗螟之属。”“灾”的第二条解释为“祸害”，以《尚书·舜典》为例：“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后凡人有疾病，丧亡，损失，伤害，祸患等，也称灾。”“灾异”解释是：“旧指自然灾害和反常的自然现象。”<sup>④</sup>明显的，跟董仲舒的观点相同，“异”包含了“灾”，而且“异”不涉及“人祸”。

《现代汉语词典》有了更为明确的解释：“灾害：旱、涝、虫、雹、战争等所造成的祸害。”“灾异：指自然灾害和某些特异的自然现象，如水灾，地震，日食等。”<sup>⑤</sup>

由上可知，古人有关于“灾”、“异”发生先后顺序的论述。“灾”意义的拓展，“灾害”属于“灾异”，但是“灾害”指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还包括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害，这是古今一致的认识。“异”指自然怪异现象。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对灾异则十分注意。《春秋》242年中，书灾异122例，其中“灾”有水、旱、虫、牛疫等，“异”有日食、月食、星孛、慧星、陨石等。<sup>⑥</sup>足可见当时“灾”和“异”是有严格区别的。从字意的发展变化，也可以看到古今对灾害的不同认识。

<sup>①</sup>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259.

<sup>②</sup>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84.

<sup>③</sup>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4.

<sup>④</sup>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915.

<sup>⑤</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565.

<sup>⑥</sup> 王保顶.汉代儒学灾异观及其现代意义[J].安徽史学,1997,(01).

### 1.3.2 自然灾害赋概念界定

说到一直与人类文明共生的自然灾害，除了联想到常见的地震，火山，泥石流等诸多灾害现象，看似都能明白它的含义，但是要给它下个确切的定义就不那么简单了。什么是自然灾害？

日本学者矢野曾定义：自然灾害是指由于异常的自然现象作为外力克服了阻力，打破平衡，造成国土和设施的破坏，或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使其功能降低的现象。<sup>①</sup>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

所谓灾害，通常是指危害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危及人类生存条件并给人类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事件。人们通常把以自然变异为主因产生的并表现为自然态的灾害称为自然灾害，如地震、风暴潮等；而将以人为影响为主因产生的而且表现为人为态的灾害称为人为灾害，如人为纵火、交通事故、内乱、战争等。同时，也把由人为因素导致的表现自然资源与环境成灾的灾害归为自然灾害，如某些森林火灾和地质灾害。<sup>②</sup>该定义将自然灾害分为了三种。

自然灾害是灾害的一种类型。其表现形式也有两种，即自然态灾害和人为态灾害。因此，通常把以自然变异为主因并表现为自然态的灾害称为自然灾害，如地震、风暴潮等；将以人为影响为主因并表现为人为态的灾害称为人为灾害，如人为引起的火灾和交通事故等；把由自然变异所引起的，但却表现为人为态的灾害称为自然人为灾害，如太阳活动峰年发生的传染病大流行；把由人为影响所产生的、但却表现为自然态的灾害称为人为自然灾害，如过量采伐森林引起的水土流失、过量开采地下水引起的地面沉陷等。<sup>③</sup>该概念将自然灾害分成了四种。

从古至今，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自然灾害也形形色色，催生出灾害学这门明确规定的学科。同时，自然灾害分类也有不同标准，有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分类，国家减灾规划分类等，这里姑且不论。从公元 1279 年宋亡至今不过 800 年，从自然灾害发生的形式种类，好像证实了人类文明的飞跃进步，表现为人类文明越进步发现的灾害种类越多。按照现代定义的标准，远在宋代灾害种类不会如此繁多，结合后两种对自然灾害的定义，该论文提到的自然灾害，是单指自然态的灾害，即以自然变异为主因并表现为自然态的灾害，如涝灾、旱灾、风灾，地震等。本论文中提到的灾害，均为此含义。为了便于研究论述，基于有江海赋、山海赋、动物赋、植物赋、边疆赋、论文赋、论赋赋等称谓，姑且将涉及自然灾害内容的赋称作自然灾害赋，或灾害赋。

<sup>①</sup> 邹铭等.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警体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

<sup>②</sup> 张乃平,夏东海.自然灾害应急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1.

<sup>③</sup> 邹铭等.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警体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

## 1.4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宋代自然灾害赋的研究，首先，从历史角度纵向总体归纳出从文化源头到宋涉及自然灾害的赋作，简要概述其主旨及特点。再次，从旱灾赋、涝灾赋、风灾赋、其它灾害赋四个方面进行分类论述。总结出每类灾害用赋的语言呈现出的文学审美特点，及其表现的主要精神实质，包括作者面对灾害时的个人哀怨，悲天悯人的济世精神，爱国爱民的淑世情怀，以及在自然灾害、社会生活双重压力下的义理哲思。再次从总体上把握宋代自然灾害赋的艺术特点和文学成就。从宋赋的主要特点、灾害赋的特点，题材内容在赋体流变中的贡献、地位，艺术表达在赋体流变中的贡献、地位三方面把握。最后，余论将谈及本论文的研究还可以往下生发的其他内容，以及宋代自然灾害题材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 1.4.2 研究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主要有三部。一、总结归纳《诗经》，楚辞中的灾害，后至李唐其中主要朝代的主要自然灾害赋，这是鲜有学者进行整体关注的角落，这些是宋代灾害赋的前驱。二、对宋代自然灾害赋分类说明，将涉及各种不同灾种的赋进行类型量化分析。通过对宋代自然灾害赋地深入分析，不同灾种的宋赋表现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创作特点。三、探讨宋代自然灾害赋的艺术价值表现形式。宋代崇拜自然，以天为尊的思想根深蒂固，阴阳互动生灾害，君主不善生灾害的天人感应思想仍占主导地位；议论则层层逼近，展现宋人独有的好议论特点；说理明晰，将宋人对自然社会的理解真切地表现出来；具有散文气质则又是宋赋的一大特点，结构多变，洋洋洒洒或短小精致，句式灵活，语言晓畅。

本文首先采用文本法，对文本进行细读和把握，分析两宋时期自然灾害赋作的文本价值。其次采用量化分析法做统计，列分类，找出统一性，差异性，以增进对其全面了解。再次运用多学科交叉法，将历史学、民俗学等方法引入具体研究中。从横、纵向对宋代自然灾害赋作立体式地梳理研究，出入于文、史、哲，利用学科交叉优势对两宋自然灾害赋进行解读诠释。

## 第一章《诗经》、楚辞及宋前赋的灾害书写

### 1.1 《诗经》中的自然灾害

《诗经》，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对宋代文学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绕不开的。赋的起源问题比较复杂，学界众说纷纭，刘勰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sup>①</sup>这是学界公认的重要论断。按此观点，首先可以整理出《诗经》中有关自然灾害的表述，追溯灾害抒写较早的源头。《诗经》中恰好有不少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有关于饥荒、虫灾、干旱、水灾的不同描述，《小雅·十月之交》是比较具体明确记载地震的一首诗歌。这些描写自然灾害的经典之笔，成为后世描写灾害文学的开山之作。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是在描写祈雨，止雨，祭拜神灵的祭祀仪式，这些篇目反应出原始居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

《小雅·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五谷收成不好叫“饥”。蔬菜和野菜吃不上叫“馑”。诗歌一开始，就赤裸裸地指斥天降饥荒，四方大面积受难的灾情。“戎成不退，饥成不遂”进一步指出敌人入侵至今未退，饥荒严重以至于兵士不饱，正面临溃败的边沿。出现这样的情况，粮食紧缺，食物匮乏，可想而知灾荒已严重到灭国的地步了。诗的主旨在于：“讽刺幽王昏庸，群臣误国”<sup>②</sup>，也有一说为政令多如雨。但无论如何，至少在历史上如此严重的饥荒事件应该是发生过的，因此才会成为诗歌比兴的对象。《大雅·召旻》跟《小雅·雨无正》表达的主旨及写作手法很相似，一开头就提到严重的灾荒：“瘠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瘠”是灾害，灾病的意思。灾荒最为致命，居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举国上下满目荒凉。

《小雅·大田》描述了这样的情况：“去其螟螣，及其蟊贼”，并且讲述了当时具体的治虫措施——“秉畀炎火”。即将田中害虫捉住再烧掉，看似很费人力，但是很环保，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本来是人为功劳，淳朴的居民认为是“田祖”神灵的庇佑。《大雅·桑柔》：“降此蟊贼，稼穡卒痒。”“蟊贼”是两种吃禾苗的害虫，“食根曰蟊，食节曰贼”<sup>③</sup>。导致的后果是“天降丧乱，灭我立王……哀恫中国，具赘卒荒。”上天降下灾祸，连周厉王的地位都动摇了。全国一片哀痛，

<sup>①</sup>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34.

<sup>②</sup>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4:318.

<sup>③</sup> (清)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下册,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7:765.

无人管理，到处是绵延不断的荒芜景象。同时用“大风有隧”铺排，写风大风势迅猛令人呼吸困难，凸显人事的危亡情状。《周南·螽斯》：“螽斯羽诜诜兮……螽斯羽薨薨兮……螽斯羽揖揖兮……”诗歌描摹下：“蝗虫纷纷飞翔，吃尽庄稼”<sup>①</sup>的场景。如果可以类推则《小雅·黄鸟》：“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梁……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这可以看成一次鸟灾。《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那就是一次严重的鼠灾了。

《大雅·云汉》则铺叙了一次极为严重的大旱天气。“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一开始就说灾荒接二连三。“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每一位神灵都祭拜过了，每一种牺牲都用上了，每一种祭神玉器也都用上了，但是大旱的天气还是肆无忌惮，没有一点改变。“旱既大甚”该句重章叠唱，回环往复，在诗歌中一共出现了六次，如此规模宏大的铺排在《诗经》中还是较为少见的。“兢兢业业，如霆如雷”、“赫赫炎炎，云我无所”、“涿涿山川，旱魃为虐，如惓如焚。”原始先民认为这场灭顶之灾是“旱魃”作怪，天地间都像被大火灼烧一样，暑气难耐，甚至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地方躲避，人人忧心惶惶。诗歌中用叠词以表现旱情的严重性：“虫虫”是热气熏蒸的样子。“兢兢”“业业”，表现出人们的不安与焦灼，面对大旱天气提心吊胆。“赫赫”，旱气；“炎炎”，热气。<sup>②</sup>“涿涿”，山上没有草木，河川没有半滴水。满眼全是暑气干旱，“周余黎民，靡有孑遗”，生人尚且如此，其余活物几近到了荡然无存的地步。《王风·中谷有蓷》：“中谷有蓷，暵其乾矣。”“中谷有蓷，暵其修矣。”“中谷有蓷，暵其湿矣。”“蓷”是益母草。反复强调干旱天气下，益母草变干枯，变枯焦，甚至本来应该湿润的地面都干裂了。<sup>③</sup>

《小雅·十月之交》记载下了一场惊心动魄，破坏力极强的地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闪电耀眼，雷声震耳，江河沸腾，山峦崩塌，高山瞬间塌陷变成深谷，深谷刹那被填塞变成丘陵。这种强烈的地壳运动估计不亚于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地震，两千零八年的汶川地震，除了地面的强烈震荡，还有可怕的地陷。“十月而雷电、山崩水溢。亦灾异之甚者。”<sup>④</sup>马瑞辰说：“《国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又曰：‘是岁，三川竭，岐山崩。’与此诗‘百川沸腾，山冢萃崩。’正合。”<sup>⑤</sup>大概这不仅是诗歌简单比兴幽王时期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而是确有此事。该诗除描写地震，还

<sup>①</sup> 高亨.诗经今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6.

<sup>②</sup> (宋)朱熹集注,赵长征点校.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281.

<sup>③</sup>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08.

<sup>④</sup> (宋)朱熹集注,赵长征点校.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175.

<sup>⑤</sup>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14.

有日食、月食记载，这些记载成为较早的天文学记录。

《小雅·正月》则记载了一次罕见的霜灾“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朱熹认为“正月，夏之四月……言霜降失节，不以其时”<sup>①</sup>。《二十四节气解》中说：“气肃而霜降，阴始凝也。”也就是说霜冻灾害一般发生在深秋及入冬之后。对于“瞻彼阪田，有苑其特”的秋收作物和田地蔬果可谓是一场灾难。《小雅·节南山》没有具体到某种自然灾害，天道乖戾，所有灾患都劈头盖脸砸下来了：“天方荐瘥，丧乱弘多。”“瘥”是疾病，瘟疫。“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上天将下灾害祸乱，此等罪过，黎民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不得安宁。这一切除了祸国殃民的尹氏作乱，加上瘟疫、饥馑、灾荒，落到“国既卒斩”，国政摇摇欲坠之态！“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诗经·商颂·长发》记载的是大禹治水的传说。此次洪灾在《楚辞》中的《天文》中再详细论述。

《诗经》是原始先民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诗歌铿锵有力，讴歌人民浪漫野性抑或艰难曲折的生活，也表现统治者昏庸无能，贵族权臣的奢靡无耻，社会黑暗动荡。有关自然灾害的描写，往往成为诗歌比兴的对象，并且用此描述灾害的语言烘托国政衰败，黎民困苦，形成全诗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咏唱模式。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面对自然灾害，原始居民创造出诸如“田祖”、“旱魃”等神灵，以祈求国泰民安，家给人足。

人事寄托无望，“诸神”法力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时，则往往询问上天，归咎于上天，以天作为精神支柱的底线自我安慰，体现出浓郁的天人感应思想。每一首出现灾害的诗歌中，几乎都会出现对天的祈求、责问，人民处境危险，君王统治失道，老天怎么能也跟着糊涂昏庸。“旻天疾威，天笃降丧。”（《大雅·召旻》）“倬彼昊天，宁不我矜？”（《大雅·桑柔》）“昊天上帝，宁俾我遁？”“昊天上帝，则不我虞。”（《大雅·云汉》）“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小雅·节南山》）“民今方殆，视天梦梦”（《小雅·正月》）“如何昊天，辟言不信……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小雅·雨无正》）询问苍天应该怎么办，君王臣子竟敢不畏惧天威，说明天的地位高于天子，帝王应该听命于天，天处于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地位。

## 1.2 楚辞中的自然灾害

《诗经》中自然灾害的抒写影响了后代文学，刘勰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sup>②</sup>楚辞作为中国文化史

<sup>①</sup> (宋)朱熹集注,赵长征点校.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170.

<sup>②</sup>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45.

上的第二座高峰“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具有浓厚的楚地特色，一方面具有明显的纪实性，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在原始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生产劳动中，“当遇到损失或者什么灾难临头，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里面有神秘的影响。然而常常很难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神秘的影响。”<sup>①</sup>中国远古社会形成了以神怪为中心的信仰认识和价值体系。迎神，祭神，送神，娱神，祈禳，在光怪陆离的鬼神世界，抒写自然灾害威胁人类生存的尴尬处境成为必然。在历史性与神话性亦真亦幻相交织的楚地文化中，可剥离出对自然灾害的相关抒写和记载，而这些灾害成为文学表达的又一典型案例。楚辞中对灾害的抒写，透露着作者遭遇不幸的坎坷无奈，也是内心情感受挫的曲折表达。楚辞惯用香草佳蕙，面对恶劣自然条件，遭受摧败，自然灾害也就成为楚辞中必然描写的对象。因此，楚辞中屡屡采用铺排、比兴的手法，用灾害映衬贤良忠臣的坎坷遭遇，揭示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奸佞小人的勾当。

《离骚》中：“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度蘼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种下百亩的芳草佳卉：兰、蕙、留夷、揭车、度蘼、芳芷，守着即将收获的美好愿望，却“萎绝”而无所留，杂草丛生导致更为严重的枯萎，零落，一无所获，哀伤之情溢于言表。“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飘风就是暴风。暗含忠君爱国之士遭受奸佞小人的污蔑毁谤。《九歌·大司命》中：“令飘风兮先驱，使冻雨兮洒尘。”暴风，冻雨成了被屈原驱使的对象了，不仅没有惧怕之心，反而有这样大胆地想象。《九歌·河伯》：“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洁、钩盘、鬲津……分为九河，以杀其溢。”<sup>②</sup>“冲风”是暴风，猛烈的风。“屈原设意与河伯为友，俱游九河之中，想蒙神佑，反遇隧风，大波涌起，所托无所也。”<sup>③</sup>这场大风浪打破了屈原求援的意愿，对他个人来说固然是一场不可估量的灾难。

鲁迅《摩罗诗力说》：“《天问》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万物之琐末，放言无忌，为前人所不敢言”<sup>④</sup>。屈原大胆地想象，囊括了远古的神话传说，以及历史故事。对天地、日月、山川、灵异，夏、商、周、春秋列国史事等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通过神话传说故事反映出三种自然灾害，鲧禹治水——频繁的洪涝灾害，共工怒触不周山——一次特大地震，后羿射日——一次严重的干旱。三次惨重的自然灾害既是神话又是历史。屈原询问抗灾英雄的壮举是如何实现的，表现出对原始神话传说的深度质疑，体现出脱离感性神话色彩，直达思辨理

<sup>①</sup> (法)列维—布留儿著;丁由译.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30.

<sup>②</sup>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76.

<sup>③</sup>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77.

<sup>④</sup>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62.

性思维的发展趋势。

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有很多记载，甚至有人怀疑这与诺亚方舟的故事发生在同一时间，是一次世界性的洪灾。《史记·河渠书》：“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sup>①</sup>又《汉书·沟洫志》：“禹湮洪水十三年。”<sup>②</sup>“湮”是用堵塞的方法，即筑堤来阻止咆哮的洪水。《淮南子·原道训》有载：“昔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sup>③</sup>这里解释了为何大禹能得天下，鲧“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的疑问。《通志》也载：“是时，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江淮通流，无有平原高阜。故曰：‘洪水滔天，怀山襄陵。’尧忧民之忧而求治水者。群臣四嶽皆举高阳氏之子伯鲧。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sup>④</sup>早在《天问》中屈原就对鲧禹治水神话提出了一系列的质问：“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鸩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阙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九章·惜诵》还有：“行婞直而不豫兮，鲧功用而不就。”追溯了鲧禹治水的故事。洪水汹涌澎湃，鲧禹父子相继而起，是鲧观察“鸩龟曳衔”的自然现象，进而发明了筑堤岸抗洪，再发展到筑城的故事。这在当时算是惊天动地的发现，也是筑堤防洪的最早记录。屈原肯定大禹排除艰险，过家门而不入，采用疏导洪流的方法最终取得抗洪事业的伟大成功，更对其中的不合理成分提出质疑。

《天问》“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康回冯怒，墜何故以东南倾？”古代传说天圆地方，八根柱子支撑苍天，四根大绳栓挂地之四角。并且质问为何中原是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之后是在讲述康回即共工<sup>⑤</sup>，怒触不周山将原本应该平稳的大地变成高低不平，向东南方向倾斜。《山海经·大荒西经》载，颛顼和共工为争夺霸权在此征战。《淮南子·原道训》：“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不周山，昆仑西北”<sup>⑥</sup>。颛顼是黄帝轩辕氏的孙子，传说的五帝之一，“不周山”是传说中的神山，在昆仑山西北。这个故事在《淮南子·本经训》又讲述了一遍，可见它的重要性：“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

<sup>①</sup> (汉)司马迁.史记(第四册,卷二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3:1405.

<sup>②</sup> (汉)班固.汉书(第六册,卷二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75.

<sup>③</sup> (汉)刘安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第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

<sup>④</sup> (宋)郑樵.通志(卷二,五帝记二,志三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sup>⑤</sup>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91.

<sup>⑥</sup> (汉)刘安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第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9.

焉。”<sup>①</sup>这则故事还在《列子·汤问》里有记载：“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sup>②</sup>上古历史与神话融为一体，如此看来，这难道不是一场严重的地震，地陷事件吗？对灾害的追溯不是惊疑不定，而是融合引人入胜的浪漫想象，让人不得不惊叹先贤们的离奇想象。

《天问》：“羿焉彘日？乌焉解羽？”后羿是怎样射下太阳的？金乌鸟的羽毛掉到哪里了？传说太阳里面住着金乌鸟即三足鸟，此处羿是传说中尧时的大羿，非历史上夏太康时期的后羿。天空中为何会出现九日，流传的后羿射日的故事，都是以《山海经》为蓝本。《山海经·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sup>③</sup>《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sup>④</sup>这则神话故事隐藏了一次特大旱灾，《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杀猼狵……”<sup>⑤</sup>关于这次灾害的记载还有：“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后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鸟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sup>⑥</sup>朱熹认为：“而彘日之说，尤怪妄不足辨”，反应出朱熹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

《通志》也记载下了此次干旱的惨状：“言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sup>⑦</sup>《招魂》中：“十日代出，流金烁石些。”说的也是这次干旱情况。除了干旱还有太阳黑子运动的迹象，日中有三足鸟的传说应该是我国古代人民对太阳黑子这种天文现象的神话解释。并且“羿焉彘日？乌焉解羽？”及“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这六句应该连在一起完整讲述后羿射日的故事。<sup>⑧</sup>总之《天问》对这次灾难的质疑，既反应出原始神话对自然天文现象的奇特想象，也体现屈原大胆质疑“历史”的无畏精神，追求真理的坚定与执着。

楚辞的其它篇目也涉及到某些自然灾害的相关描述，通过对灾害场景或危害的陈述，表达作者内心苦闷无赖的精神思想。《惜往日》：“何芳草之早妖兮，微霜降而不戒。”微霜初下，没有防备，芳草遭受摧残，枯萎早死，比喻忠臣受小人摧残<sup>⑨</sup>。同样东方朔《七谏·沉江》也表达了一样的意图：“秋草荣其将实兮，微霜下而夜降。”秋日百草结果时节，一夜微霜果实不得成熟，喻馋佞小人

<sup>①</sup> (汉)刘安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第三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7.

<sup>②</sup> (战国)列御寇著,严北溟,严捷编著.列子(汤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9.

<sup>③</sup>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81.

<sup>④</sup>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54.

<sup>⑤</sup> (汉)刘安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第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0.

<sup>⑥</sup> (宋)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8.

<sup>⑦</sup> (宋)郑樵.通志(卷二,五帝记二,志三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sup>⑧</sup> 纪晓建.《楚辞·天问》之“阳离”与楚人太阳崇拜[J].兰州学刊,2010,(11).

<sup>⑨</sup>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2.

毁谤残害，忠贞之臣名誉毁弃惨遭厄运<sup>①</sup>，也见自古悲秋的文人情节。《九辩》：“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漑？”草木茂盛，但是秋霖放纵恣意，雨水过多，然而表达宋玉自喻没有受到君王恩泽的无赖悲苦<sup>②</sup>。宋玉《招魂》从东南西北，天上地下铺陈出夸张怪异的种种场景反衬郢都香车美人，游猎宴饮的美好。如西方有“流沙千里”严重的沙漠化，“五谷不生”的土地，“求水无所得”的严重水源不足等，这些可视为缓慢形成的自然灾害。西汉严忌《哀时命》：“倚踌躇以淹留兮，日饥馑而绝粮。”写出艰难的生活处境。王褒《九怀·陶雍》：“浮云郁兮昼昏，霾土忽兮靡靡。”“霾”、“靡靡”都是说尘土飞扬，场景表述类似于今天的沙尘暴。尘土飞扬，遮天蔽日，空气污浊，难以居住，大概也暗喻世俗混乱而志不达的生活情况了。

### 1.3 宋前赋的灾害书写

赋的发展演变，经过《诗经》的萌芽，楚辞的沾溉，再到“荀况礼智，宋玉风韵，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sup>③</sup>荀子成为以赋名篇的第一人。到了汉代赋体文学蔚为大观，汉大赋成为汉文学的巅峰，它格式固定，结构完备，形成与楚辞体相异的风范格局，标志着赋的独立与成熟。<sup>④</sup>“赋滥觞于汉朝，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sup>⑤</sup>本小节以清人严可均编撰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董诰等纂修的《全唐文》为主要参考资料，展示了不同时代特征下，面对一如既往的自然灾害，那些精彩纷呈的优秀赋作。

#### 西汉

西汉刘向有《请雨华山赋》，此赋为残篇，无从校正，从残文很难再看出记载灾害的情形。“《古文苑》题注云：‘此文阙讹难读，姑存共旧，以俟识者。’残文共 237 字，赋篇以大量的笔墨描绘沿途的高山深谷，花草树木，以突出旱情的严重。”<sup>⑥</sup>“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这类赋已亡佚，作者也无从考，单从赋作篇名就可以感知此篇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师古注曰：“泡，水上浮沔也。”<sup>⑦</sup>贾谊

<sup>①</sup>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240.

<sup>②</sup>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88.

<sup>③</sup>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34.

<sup>④</sup> 袁济喜.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42.

<sup>⑤</sup> (明)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01.

<sup>⑥</sup> 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848.

<sup>⑦</sup> (汉)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82.

的《旱云赋》，开门见山直呼：“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虽然面对的是大旱天气，用雕镂篆刻的笔调铺陈出旱云的曼妙姿态，足以体现汉大赋“侈丽闳衍”的艺术特色。“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熳。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愤。”暑气之盛，砂石也经不住炙烤而溃烂。汤风即热风，让人愁闷难赖。“惜稚稼之早夭兮，离天灾而不遂”，而农夫只有“释其锄耨而下泪”。贾谊只能悲痛地长叹一声：“终怨不雨，甚不仁兮。”《旱云赋》描写大旱天气，万物煎熬，正如自己身逢盛世却怀才不遇一样无赖，又流露出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及自我悲悼的文人情节。其实贾谊自己正如这可怜的农人一般兀兀穷年，却时逢天灾。开篇“失精和之正理”、“甚不仁兮”不仅是对苍天的怨怒，也是对君王权贵的指斥。据载文帝在位期间，共发生三次大旱，这可能是公元前九年(前171年)的大旱场景：“热浪腾起，河水断流，禾苗枯焦，农夫愁苦”。此文正是贾谊四年蛰居生活时所作。<sup>①</sup>

## 东汉

东汉时期，社会每况愈下，由“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汉大赋，变成“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sup>②</sup>的咏物抒情小赋。蔡邕的《述行赋》是东汉抒情小赋中的扛鼎之作，通过悼古伤今的强烈对比反应了汉桓帝时贫富悬殊，奸臣当道，国运衰微的时局。赋中出现的霖雨灾害作为全赋的创作背景，越发凸显了社会的阴暗压抑。也因连月的霖雨天气，加上心情抑郁，导致蔡邕在偃师病倒并写下此赋。一开篇序中便交代：“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人祸不可脱，天灾则成为民众大量死亡的重要原因。对普通劳苦民众起居影响严重：“民露处而寝淫”。淫雨对蔡邕本人此次进京的影响主要是行路难行：“塗遭其蹇连兮，潦汗滞而为灾。”“遭”、“蹇连”都是行路艰难的意思。“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塗泞溺而难遵。”再一次强调泥泞行路的艰难。仆人及马匹也都生病：“仆夫疲而瘁兮，我马虺隤以玄黄。”连月大雨，行程受阻，势必会担忧进京鼓琴献艺的时日，于是：“淹留以候霁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遥思兮，宵不寐以极晨。”因一场霖雨导致辗转反侧的失眠，焦虑担忧对蔡邕确实是一场灾难，加上恶劣的淫雨天气，终于病倒在偃师，第一次进京作罢。

## 魏晋六朝

汉魏六朝时期社会动荡，朝代更迭频繁，是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

<sup>①</sup> 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811.

<sup>②</sup>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35

文人士族个性张扬追求理想精神世界的迷惘时期。在焦灼不安与建功立业和魏晋风流与退居归隐相并存的多样选择中，文学创作体现出文人士子在历史裹胁下追求个体生命自由的悲剧精神，以及特定历史时期深厚宏大的历史气魄。在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历史转折中，赋家从“言语侍从之臣”的文学地位上变得更加独立自由，赋作从“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sup>①</sup>的委婉讽谏变得激昂直露。赋作宣泄内心情感的抒情性增强，形式更加精工圆润，“诗赋欲丽”<sup>②</sup>是对该时期赋的最突出要求。于是檀板金樽，吟风弄月，伤春悲秋文学感知就更多的反映在赋作中。该时期的赋涉及的自然灾害，主要是霖雨灾害和暑热灾害，赋的创作出现同题共咏现象。也有少量其它灾害，如夏侯湛的《雷赋》：“当冲则摧破，遇披则殒溺。山陵为之崩荡，群生为之震辟。”也有严寒成灾的赋作，如西晋傅玄的《大寒赋》，夏侯湛的《寒雪赋》，它们形式短小，后者近于诗歌的创作形式。《大暑赋》出现了不同时期同题创作的现象，这是风行于魏晋六朝文学的一个独特之处。

著有《大暑赋》的作家主要有：三国的曹植、陈琳、王粲、刘桢、西晋的孙楚、夏侯湛，南朝宋人卞伯玉，而类似篇名的还有汉魏之交繁钦的《暑赋》。反映突出暑热炽盛，“祝融”、“羲和”、“扶桑”是上古神话中跟火、热有关的神物，很自然地出现在《大暑赋》中。据《山海经》《左传》《墨子》《汉书》记载，祝融传下天火，教人类使用，后来成为火神，从而成为火的代名词。“羲和”是中国神话中的太阳女神，生下十个太阳的就是她了，而十日在汤谷沐浴后就在扶桑树上栖息。如“惟祝融之司运，赫溽暑之方隆”（孙楚），“羲和总驾发扶木，太阳为舆达炎烛”（刘桢），“炎帝掌节，祝融司方”（曹植），“扶桑赭其增燠，天气晬其南升”（夏侯湛）。请出上古神灵后，高温下的热风继而成为大暑酷热的表现：“温风翕以晨至，星火烂以昏中”（孙楚），“温风至而增热，歔悒悒而无依”（刘桢），“温风翕其至今，若洒汤于玉质”（夏侯湛），“熹润土之溽暑，扇温风而至兴”、“庭槐而啸风，风既至而如汤”（王粲）。从早上开始风就已经变成热浪了，像是泼上热水甚至开水让人害怕。人体的汗腺成为直接表现苦热的最直接形式：“体沸灼兮如燎，汗流烂兮珠连”（孙楚），“若炽燎之附体，又温泉而沈肌”（刘桢），“洪液蒸于单簟兮，珠汗沾乎絺葛”（夏侯湛），“患衽席之焚灼，譬洪燎之在床……气呼吸以栉裾，汗雨下而沾裳”（王粲），直接明了的写下了暑热难耐，汗如雨下，呼吸困难的灾变天气。曹植才名享誉文坛，没有直接描写暑气的炽烈，而是通过它物侧面衬托暑热：“蛇折鳞于灵窟，龙解角于皓苍。遂乃温气赫戏，草木垂干，山溯海沸，沙融砾烂。飞鱼跃渚，潜鼋浮岸。鸟张翼而远栖，兽交逝

<sup>①</sup> (梁)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

<sup>②</sup>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79:158.

而云散。于时黎庶徙倚，棋布叶分，机女绝踪，农夫释耘。背暑者不群而齐迹，向阴者不会而成群。”文笔充满了奇思妙想，丰富多彩，透露着浪漫的诗人气质，不愧谢灵运高度赞扬：才高八斗，与众不同。而“重屋百层，垂阴千庑……坚冰常莫，寒饷代叙”（王粲）就是上层社会消暑的最佳方案。

霖雨灾害的描写在汉时就较为普遍，如东汉蔡邕就存有《霖雨赋》。“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sup>①</sup>正好体现了魏晋六朝时期抒情小赋的短小精悍，也反映了该时期的抒情思潮。霖雨是久下不停的雨，“凡雨三日已往为霖，从雨林声。”<sup>②</sup>曹植《愁霖赋》：“车结辙以盘桓兮，马踟蹰以悲鸣。”面对霖雨带来的行路艰难，车马不便，更加重了内心的苦闷不安：“瞻沉云之泱泱兮，哀吾愿之不将。”曹植《感时赋》中也出现了霖雨的意象，曹植的坎坷委屈可见一斑。曹丕也有《愁霖赋》：“涂渐洳以沈滞，潦淫衍而横湍。”反应在霖雨天气赶赴邺都的行路艰难，同样抒发的也是一个“悲”字：“仰皇天而叹息，悲白日之不昀。”西晋傅玄《患雨赋》不仅表达对霖雨的烦怨：“前渴焉而不降，后患之而弗晴”，还抒发对世事的无奈：“天道且犹若兹，况人事之不平！”其子傅咸亦有《愁霖诗》。同时代的成公绥有《阴霖赋》：“百川氾滥，潢潦横流。沉灶生蛙，中庭运舟。”短短十六个字，也以赋名篇。霖雨灾害不单是雨水横流道路艰险，灶中生蛙，屋里撑船的夸张，更说出了霖雨导致水灾的情况，生活气息浓郁。潘尼的《苦雨赋》全篇用整齐的六字句铺排出霖雨滂沱，连绵不绝的景象：“鼃鼃游于门闼，蛙虾嬉乎中庭……。处者含悴于穷巷，行者叹息于长衢”的受灾场景。陆云的《愁霖赋》，序中交代：“永宁三年夏六月，邺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穡沈湮，生民愁瘁。时文雅之士，焕然并作。”伴着愁肠百结的情思铺排出霖雨致灾的场景，稼禾摧败，房屋毁弃，人民愁苦，陆云则“渺天末以流目兮，涕潺湲而沾襟”，是魏晋风流深情的人格之美。赋末尾：“考伤怀于众苦兮，愁岂霖之足悲！”反照人生苦短，却又旷达自适的个体生命体验。霖雨意象在魏晋六朝时期，成为文人苦闷憋屈的直接寄托。

## 唐代

唐朝是诗歌的时代，文的发展不如唐诗更能体现盛唐大一统，人人跃跃欲试奋发有为的蓬勃精神。“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注：制举试诗赋从此始）。”<sup>③</sup>此时赋的发展变化与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赋往往成为世人平步青云，登堂入室的敲门砖，也可以说因为国家政治的干预，赋转变为结构更为严整，音韵更加协和的

<sup>①</sup> (梁)刘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35.

<sup>②</sup>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73.

<sup>③</sup>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5:1393.

律赋。李调元《赋话》云：“唐时律赋，字有定限，鲜有过四百者。驰骋才情，不拘绳尺。”<sup>①</sup>清董浩主编的《全唐文》中，大部分留存的赋作篇名后都注有它所限定的韵次。如张鼎《御雹赋》（以日在北陆藏冰为韵），徐寅《寒赋》（以“色悴颜愁，臣同役也”为韵），周针《羿射九日赋》（以“当昼控弦，九乌潜退”为韵）。在科举场屋诗赋的要求下，唐赋除形式结构的外在变化，大一统的盛世气象下，世人的心态与精神面貌一转为歌咏盛世之音，赋间杂抒发的个人情感不如前代丰富，文人个体特征淡化。

唐赋有关自然灾害的抒写，《全唐文》中最早的一篇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喜雨赋》，估计这是唐代帝王唯一一篇描写自然灾害的赋作。虽然有一“喜”字，但在赋前铺写了酷热干旱的场景：“迨中夏而自春，遵愆阳而为亢。云重结而复解，雨才滴而还障。”写出山祠神灵，田畷的担忧，甚至愿意自己承担所有苦难而拯救黎民百姓：“彼有凭而可举，予何抑而未许，恐岁凶之及人，宁天谴於我身。”这与古代遇灾害帝王下罪己诏很相似。赋中描写了设坛求神祈雨的过程：“音官撰曲，将土龙而矫首，请神巫而顿足。”“洁斋坛墀，五精是祠”做好迎神的礼仪，帝王以天子的身份与上天谈判，可见天高于天子，又能体现帝王天子的威严，是能与上天沟通的人间之躯。更感三日之后天降喜雨，于是作下此赋，如果不是当时如此严峻的干旱天气，玄宗又怎会写下此赋。

《霹雳赋》以张狂夸诞的语言铺排出一场极具破坏性的雷电风雨灾害天气，把雷电风雨的飞沙走石，拔树倒屋，震耳欲聋，咄咄逼人的险峻形式和盘托出：“电光开而山泽红，雨气合而原野黑；威声奋击於霄汉，逸响振动於都国。尔乃隐軫徘徊，谓高天压而泰山颓；鼓怒发泄，谓厚地震而梁木折。声之所射者向无不碎，气之所奔者中无不绝。值石则片片冰开，当树则重重瓦裂。其为始也，则赫赫奕奕，若烈风猛火之燎昆仑；其为终也，砰砰轰轰，若决水转石之溃龙门。拟战鼓则三军乱击，方戎车则百两齐奔；川岳为之摇荡，天地为之昼昏。”铺排出一场灾害天气，语言铿锵跌宕，强劲激越，让读者忘掉了灾害的可怕与致命，反而让人沉静在“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的文学审美享受中。

赵自励《寒赋》铺叙出一番寒彻骨之后，表明“淬坚明而自宁”的内心动向。徐寅的《寒赋》模仿宋玉《风赋》，将寒冷分为下民之寒和大王之寒，最后曲终奏雅，既是劝说也是赞赏君王体恤下民，爱护百姓。李观的《苦雨赋》，田沈的《骄阳赋》，在简单描写霖雨，酷热灾害后，追溯古尧舜时期，因为君王圣贤，遇到凶年，百姓都能丰衣足食，反映唐人的天人感应思想。周针的《羿射九日赋》不在于铺叙毁灭性的炎热大旱天气，而在于极度赞赏后羿的射箭技艺，这与前代的后羿射日故事不尽相同，最后得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山不容二虎的

<sup>①</sup> (清)李调元.赋话(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31.

结论，这样简单执着，新颖且别有趣味。

赋沿袭《诗经》，倡导：“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社会政治功用。赋中自然灾害的抒写，正好铺排出恐怖可憎的灾害场面，往往成为比兴的对象，达到“主文譎諫”的讽谏作用，“美刺”传统在不同时期的君主专制体制下时隐时现。进而委婉含蓄地鞭挞丑恶不堪的混沌社会，斥责尔虞我诈的世态人情，宣泄沉痛凄恻的忧抑心绪。自然灾害赋中一以贯之的是悲天悯人的中国文人情节，以及处处流露的天人感应思想。自然灾害赋富于幻想，浪漫华丽，赋中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诗经》中充满了劳动气息和经典的一唱三叹模式；楚辞是浓郁的巫楚文化与“兮”字强大的生命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强劲的韵律感和生命意识，个性张扬；唐灾害赋则结构严谨且激情四溢、奔放豪迈。灾害赋的文化传统与艺术手法为宋代灾害赋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灾害赋发展到宋代，其创作体现了对赋的历史传承，包括主客问答形式，曲终奏雅形式，从四面八方的铺排描写，“兮”字的运用，用典，夸张，丽辞，韵律等，同时力求新变的宋人，也将新的元素注入灾害赋，塑造了宋代灾害赋的典型特征。

## 第二章 宋代自然灾害赋分类考查

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纷争,宋朝是继李唐王朝之后的又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庞大封建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三百余年时间,于文学造诣上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熙宁年间国史编修官李清臣说:“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sup>①</sup>之说,这是本朝人对自己生活时代的充分肯定,是对本朝文化高度自信的典型概括。于清代也有“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sup>②</sup>的说法。宋代选拔官僚和对待官僚的态度都表现出了空前的开明阔达,甚至朱熹有“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的论断。在蔚为大观的宋代文学中,宋赋也在不断革新发展,构成宋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隅。

唐代开始有诗赋取士制度,宋赋沿承唐五代,经过“元佑”前后熙宁,绍圣两度罢诗赋的阵痛<sup>③</sup>,在提倡不同宗旨的各种诗文革新中,三百余年的时间里,根据《全宋文》统计,有赋 1200 余篇,这一数量较前代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有如此数量的篇目,题材内容就更加丰富了。在义理和词章上都体现出了较前代不同的艺术特色,这方面马积高先生做了很好的概括:两汉赋主铺叙魏晋主抒情,而宋赋主议论;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增加,典礼赋尤胜;宋赋散文化,语言平易化的倾向更加突出了<sup>④</sup>。宋赋内容缤纷多彩有类似于游记的,如薛季宣的《雁荡山赋》;有类似日记体的记事散文赋,如陈傅良的《戒河豚赋》;出现了吴淑的《事类赋》,是以赋的形式写成的类书;刘望之的《遂宁糖冰赋·并序》则是讲述遂宁冰糖的制作方法,又好似说明文。如此丰富的内容纳入宋赋的创作范围,在高度集权的太平盛世年间,自然会出现不少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赋篇,如徐铉的《颂德赋》,田锡的《圣德合天地赋》等。而它的反面就是揭露社会人生的假、恶、丑,老鼠、苍蝇、蚊子、蛆、蜘蛛、跳蚤等也进入了宋赋创作中。可以说相对于前朝,宋赋的题材内容、创作范围都有很大的拓展。在大量的创作内容中,涉及到自然灾害的赋篇目较多,共计 37 篇,这是之前任何朝代赋都不曾有过的现象,将不同的自然灾害纳入了赋的创作范围。

文学源于社会生活,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灾害进入诗赋创作的范围也较早,《诗经》《楚辞》中就有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还有特定的文学意义。在汉大赋,魏晋排赋,唐代律赋三大阶段的赋文学发展中,自然灾害

<sup>①</sup> (宋)吕祖谦辑.皇朝文鉴(卷 135《欧阳文忠谥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

<sup>②</sup> (明)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3.

<sup>③</sup> 许结.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J].复旦学报,2012,(04).

<sup>④</sup> 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2-384.

纳入赋的创作鲜见，而灾害种类主要局限于雨多致洪致灾，夏季暑气难耐两种情况。关于宋代自然灾害的统计，《中国灾害通史·宋代卷》作了考查：“两宋时期共发生水、旱、虫、震、疫、沙尘、风、雹、霜等九类自然灾害达 1543 次，其中水灾为 628 次，旱灾 259 次，虫灾 168 次，地震 127 次，瘟疫 49 次，沙尘 69 次，风灾 109 次，雹灾 121 次，霜灾 13 次。”<sup>①</sup>宋代自然灾害赋涉及到的灾害种类有：水旱灾害、暑热灾害、风灾、霜灾、地震、泥石流、虫灾，瘴气。不同种类的自然灾害下演绎着百态人生，也体现出宋赋不同的时代特征，本章对不同灾种的宋赋进行研究，主要分为水灾赋、旱灾赋、苦热赋、其它灾害四大类。

## 2.1 水灾赋

宋代自然灾害赋中关于水灾的有 12 篇，通篇以铺叙灾害为主的有三篇《秋霖赋》《葺所居赋·并序》《闵氓赋》。侧重于歌咏治水功绩的有四篇《黄楼赋·并叙》《黄楼赋·并引》《良干竭赋》《山河堰赋》。以怀疑星象之说，体现科学反叛精神进而铺叙灾害的有两篇《浮山堰赋·并引》《罪岁赋》。张耒两篇充满悲悯情怀的《喜晴赋》《暑雨赋》，还有一篇晁补之的《望涡流辞》。

皇佑中徐仲谋于京师遇雨作《秋霖赋》，用质朴简练的语言描摹出了水灾的严重危害：“连乎七月八月，淹浸乎大田小田……泥涂半浸于街心不通车马，波浪将平于桥面难渡舟船。”也记载下了当时所采取的减灾措施：“望晴霁而终朝礼佛，放朝参而隔夜传宣。”可见有较为浓郁的天人感应思想。

刘攽的《葺所居赋·并序》，序言交代：“治平三年秋，京师大雨，涌水出，民舍多垫坏者”。赋铺排出受灾的直接状况：“岁荒落之淫雨兮，涌虽出而为灾。汨波流之罔极兮，浩潺湲而无涯。栋梁圯而弗支兮，堂坛荡而为溪。何昔日之高明兮，今直委而淤泥……念独不保其阖庐兮，亦有朱户之亡其闾闳。”还有“四邻从而逋逃”人们避灾的情景。该赋通篇重在叙说灾害，确实有感而发，一方面是因为大面积受灾，自己房舍“独完整无恙”，一方面是感慨政治生涯坎坷多变，抒发“孰贤而孰愚？彼每正而或祸”的感叹，更是对高门大屋昔日的荣耀，而今也只能倒塌为泥土的嘲讽，这正是影射功名利禄得失。从时间先后来看可能会暗含前不久马默弹劾刘攽这起政治事件的不满情绪。<sup>②</sup>

《闵氓赋》从篇名就能见到作者洪咨夔悲悯百姓的情怀，见到百姓受灾罹难，悲痛难禁。该篇不仅记载下洪灾，还有泥石流。“厥生考室于山兮山啸而瀑，其降丘宅土兮土又垫而谷。中田为庐，谓可高枕无虞兮，划吞噬为川渠。倚岸环竹

<sup>①</sup> 邱云飞.中国灾害通史(宋代卷)[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10.

<sup>②</sup> 刘乃和,宋衍.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研究之二《资治通鉴》丛论[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338.

以奠厥居兮，岸且善隳不可以久诸。死殄无衾兮生炆灶，哭不成声兮仰天以颯，天荡当兮何尤，阳侯不仁兮协天虐氓而横流。卑哇席卷兮望已绝。湍淝坼兮高畦随裂。今夕之忧兮无以为归，明发之忧兮何以御饥。”情景描摹真实生动，简直惨不忍睹。字里行间流露出悲哀与同情，哀叹皇帝的子民，可怜的百姓这个时候也只有皇帝可以依靠，摆脱了祷告苍天，祈求神灵的封建祈禳仪式，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救世精神与济世情怀。

《良干竭赋》《山河堰赋》《黄楼赋·并叙》《黄楼赋·并引》这四篇赋都记载了在官吏带领下，官民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克服灾难，最后官民益亲，官民同乐的历史实情。除了感慨灾害无情令人痛心，更彰显了大无畏的抗灾精神。自然灾害的肆虐无情，引发的一幕幕惨状毕竟过去了，以昔日哀景反衬灾后明朗心情，每一篇都洋溢着正义的力量与经历水灾后人民积极乐观的心态。至今还存有黄楼赋碑文拓片，而《山河堰落成记》摩崖，被列为“石门十三品”之一，这为金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吴儆的《良干竭赋》和晏袤的《山河堰赋》内容都是记述当时政府组织修缮农田水利工程，修堰固堤，不仅方便农田灌溉，更使得附近百姓免受洪灾之苦。

《良干竭赋》序文交代：“绍兴二十有七年秋七月，诏以枢密院检详潘公刺新安”，潘公问民生疾苦，得知良干堰败坏毁弃，五十年间“复之则震”，农田荒芜，居民流亡的情况，便组织修复堰道。这次组织修复良干堰后，没有再垮塌，家家大获丰收，一派官民同乐的吉祥喜庆。此事被歌、诗、记、序、赞、颂诸多文体都记载下来了，于是吴儆创作了《良干堰赋》。赋的正文主要以六字韵语铺叙出堰道震圮，洪水滔天的灾难现场：“放平野以四溢兮，势同挽夫天河。伊洪源之所自兮，浩漫漫之平川。屹中流之砥柱兮，拥万马以莫前。捷木囊石山积而阜亘兮，伟横海之鲸鱣。晒余波以杀怒兮，骇涛江其上奔。飞流溅沫，腾蹕喷薄，洄湫而颯旋兮，沸匡庐之瀑泉。积渊沦于上流兮，余委漫其稽天。郁苍苍之一色兮，蹇心惕而神寒。”之后套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反映了官民同心修复良干堰，三月乃成的政绩。洪灾天道无情，较之丰收喜悦与民生安乐，歌颂了宋朝廷的惠民政策，官吏勤政爱民，人民心存感恩的和谐时代。《山河堰赋》的正文遗失不可考，基本上只剩下序言。赋记载的是宋光宗绍熙五年，南郑县令晏袤，汉中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仲艺，戍帅王宗廉等人主持修复山河堰的历史功绩。序言交代了山河堰修建起于汉高祖时期，《汉中府志》和《南郑县志》也记载：“山河堰汉相萧何所筑，曹参落成之。”<sup>①</sup>“工役不虔，夏潦暴涨，六堰尽决，田畴几荒，民用战粟。”成为此次兴师动众，大加修缮的直接原因。作赋的目的在于歌咏：“奋锄运斤，如列行阵，进退作止，枹鼓相应，皆有准绳。桁梁枳樞，数千万军。”这种一鼓

<sup>①</sup>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13卷·水利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1999:14.

作气势如虎的气势，和军民团结、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并表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政之志。

苏辙的《黄楼赋·并叙》和秦观的《黄楼赋·并引》属于同题创作，都是应苏轼之邀而作，都在序言交代写赋的缘由。黄河澶州决堤事件中苏轼治水有功，后因民众相拥修建黄楼。苏辙的《黄楼赋·并叙》记载下黄河澶州决堤的可怕场景：“吕梁齷齪，横绝乎其前；四山连属，合围乎其外。水洄洑而不进，环城以为海。舞鱼龙于隍壑，阅帆樯于睥睨。”水势何等浩大凶猛，四周的山将徐州城围困在一片汪洋之中，以至于船只可以在城墙上航行，凸显岌岌可危的彭城。而序文中刻画到：“汗漫千余里，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赋的正文与序文前后呼应。逼真质朴的语言铺成出徐州水灾毁灭性的书写，苏轼对苏辙的评价是：“子由之文实胜仆”。<sup>①</sup>该篇与秦观的《黄楼赋·并引》对应：“繫大河之初决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摇以东下兮，纷万马而争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虺过而垂涎。微精诚之所贯兮，几孤墉之不全。”洪流涛天，乘狂风奔腾，蕴含着庄子的寓言故事，天马行空的艺术语言又增加了水势铺天盖地，彭城前后无援的可怕场面。相比之下，秦观的语言更具有楚骚体意韵，难怪苏轼评价：“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sup>②</sup>这比《宋史·神宗纪二》：“丙子，河决澶州曹村埽”的记载详细多了，并且程章灿先生认为据此文能证明《宋史》对此事的时间记载不够准确<sup>③</sup>。

《罪岁赋》作者刘敞。赋开篇便列出《星传》的说法，天空出现“岁星”、“重华”，即木星，那么该国应该出现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正逢盛世的太平气象。为什么反而出现“于岁星至之日，郢大水，坏其两邑”和“今又大旱”，社会动乱，人民惨遭杀戮的情况。是天灾也是人祸，死者达数千人。《罪岁赋》记载下“水与旱以并爽”的灾情，又直接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哀蠢蠢兮下民，君胡乐而宴安”，还表达了“弃终古之所守兮，丧厥初之令名”敢于质疑，勇于打破传统的精神。秦观的《浮山堰赋》在序言中也直接提出质疑：“初，镇星犯天江而堰实，退舍而坏。呜呼异哉，感而作《浮山堰赋》。”“镇星”是土星的别称。该篇既反映秦观的质疑精神，又表现他二十一岁时“好大而见奇”<sup>④</sup>的心理特征。该赋仍然呈现出与其婉约清丽风格不一样的屈宋之姿：“……倏鲸吼以奔溃兮，与苍苍而俱东。若燃犀之照渚兮，旅百怪而争遁。驛马怒而嘘蹠兮，虎蛟冤而相纠。哀死者之数万兮，孤魂逝其焉游。”这是描写堰坏造成水灾的场景，与《黄楼赋 并引》风格一脉相承。最后还引用《庄子》中螳螂挡车和《山海经》

<sup>①</sup>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一八九二卷,八七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45.

<sup>②</sup> 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2:102.

<sup>③</sup> 程章灿.唐宋元石刻中的赋[J].文献季刊,1999,(04).

<sup>④</sup> 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2:26.

里精卫填海的故事，讥讽梁萧衍违背自然规律修建浮山堰的不自量力。同时也起到借古鉴今，劝谕当朝统治者的目的。

《暑雨赋》《喜晴赋》两篇赋都很短小，是张耒的悯农赋，与他乐府诗的创作精神最为接近。<sup>①</sup>直接表现百姓的不幸与困苦生活。《暑雨赋》用六言韵语描写了夏季多雨，暴雨过后河水暴涨，民生受灾的情况：“壅百川于河汉，乃防溃而一决。哀下土之微生，何足供夫摧折。”继而描写夏季暑热难耐，大雨过后仍是“郁蒸之莫泄”的湿热薰蒸状况。“揽北斗而酌天酒”的大胆想象与“聊逍遥兮穷年”的自我安慰，体现张耒豁达大度的精神气魄。《喜晴赋》主要由四六言韵语连缀而成，清新明朗，让人很明显地感受到大雨之后天气转晴的明朗心境。但雨后留下的灾害仍然存在，又流露出作者对农人的殷切关怀：“顾大田之多荒，乃愀然而兴哀。聊雷霆之一嬉，遽下土而罹灾。”张耒还有《喜晴诗》，跟该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反映出对劳苦大众的关心。

《望涡流辞》没有直接写水灾造成的惨状，而是将造成水灾的原因作了一番颇有意思的讨论，表现出对赋予呼风唤雨法力的“神龙”的迷信。整篇赋为整齐的六言韵语，开篇点明包、涣二水在城东北汇流形成一股回旋急湍的水流：“望涡流兮浼浼，势南折兮东还。水冲隈兮岸圯，嗟龙去兮几年！”感叹“旧有祠，曰龙尝宅焉。”而今神龙不在，于是就接连发生“岁旱”“岸圯”的灾情。

## 2.2 旱灾赋

最为经典的旱灾描写要数《诗经·云汉》的表述和后羿射日故事里的旱情，之后是西汉贾谊的《旱云赋》。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没有出现过旱灾赋，有关盛夏暑热的赋篇，也没有涉及干旱这个话题。唐玄宗李隆基的《喜雨赋》则出现了干旱的描写，求神祈雨和旱后大雨的情状描摹。宋代旱灾赋的篇目有七篇。刘敞的《罪岁赋》前文已作介绍，内容包括水旱灾害，此处不多赘述。苏轼的《上清辞》、张耒的《病暑赋》、陈造的《听雨赋》、王炎的《喜雨赋》、王柏的《喜雨赋》、陈炳的《望黄山词》。没有全篇描写旱灾灾情的，除了直接铺陈干旱灾害，还涉及了一些祈雨求雨的内容，铺叙大旱后透实大雨解救天下生灵的可喜画面，表现了缓解旱情以及喜得雨露新凉的欣慰快感。这些铺排描写，从侧面烘托了旱情的严重性，赋中体现关注日常民生的成分不断增加，写实性增强。

<sup>①</sup> 赵逵夫主编. 历代赋评注(宋金元卷)[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260.

上清是道教三清之一。嘉佑八年，苏轼游上清太平宫作《上清辞》。《上清辞》表现“虚”的部分较多，以浓重的开场衬托出“神君”的神秘与威严，铺写了“神君”来去的全过程。没有涉及具体的自然灾害，概述为：“爰流血之滂沛兮，又嗜疟疠与螟虫。啸盲风而涕雨兮，时又吐旱火之熾融。”而“泽充塞于四海兮，独澹然其无功”则凸显出这位神人法力高强，为民消灾解困却不以功臣自居的可贵。表达了苏轼希望能为黎民百姓驱除祸患的愿望，也是苏轼人生理想的寄托。除《上清辞》，苏轼还有诸多祈谢文跟自然灾害有关，如《齐州祈雨雪文二首》《齐州祈雨清辞》《南京祈晴清辞》等。

张耒的《病暑赋》对炎夏的酷热与干旱做了直接的铺陈：“方炎夏之隆赫兮，愆时泽之不濡。魃乘时而行虐兮，盗威烈乎阳乌。”“烬所及于一燎兮，何有瓦石与璠屿。”“融液金铁，烁山石兮。”鸟不知飞，兽不出穴，幻想有个消退暑旱的良方。陈造的《听雨赋》、王炎的《喜雨赋》、王柏的《喜雨赋》对干旱主要是侧面烘托。三篇赋内容结构有相似性。都包括三部分，一是点出严重的干旱天气，二是铺陈旱后滂沱大雨的壮观场面，三是表达关注百姓，忧民所忧的情感。王炎在《喜雨赋》中说：“书不雨者，闵雨也；书雨者，喜雨也。”因此，历代创作出很多以“喜雨赋”名篇的佳作，如晋傅咸、南朝宋傅亮、唐玄宗、元李继本、清张凰翼等。

陈造《听雨赋》首先以短促有力，充满诗意的语言，描写久旱雨后的清凉舒爽，带着欢呼雀跃的心情铺叙出这场大雨的情形，甚至高兴到半夜叫醒自己孩子起床听雨观雨的地步。大雨“策策而丁丁，琅琅而玲玲，非琴非筑，金撞而玉琤”四个叠音词将清脆悦耳的大雨之声传到我们耳朵里。大旱情景则是：“苗悴悴而将槁”，“槁者已矣，悴者庶其复荣”，为了缓解旱情，这场及时雨来之不易：“时也燥枯燠焚，自夏而秋，东骛西驰，哀祈乞灵。款龙湫，叩神扃，奠斯币而刑牲者概无虚日。”可见拜神求雨的时间历程之长，祭拜仪式隆重。这场倾盆大雨给作者带来的喜悦之情不言而喻，因此该篇赋重点铺叙了大雨洋洋洒洒，浇灌大地，润泽万物的可喜情状。最后“凡吏之安否，视戚休于下，究其理，民则重而吏轻。”体现了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认同，对黎民百姓的关爱，甚至与百姓休戚与共，正是“能居今行古，卓然杰立于颓波之外。”<sup>①</sup>

王炎《喜雨赋》序交代，因重阳宰吴侯大旱求雨得雨，官民同乐，所以作赋以表其功。该篇对旱灾灾情的铺叙较为浓墨重彩：“环鄂渚之七县，值亢阳之为沴。风自南而且霾，日将北而如毁，云霓郁而不兴，旱魃骄而孰御。策予马于郊牧，喧龙骨之咿嚶。漉池涸其既竭，陂堰支其断流。视衍沃而龟坼，况高田之未耷。

<sup>①</sup> 钱仲联等.中国文学大辞典(上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524.

苗已悴而半槁，惧西畴之不收。几张颐而待哺，举蹙頞而增忧……警告余之少艰，米翔踊而如玉。俛既月而旱甚，民必仆于沟渎。”干旱导致风沙，支渠断流，土地龟裂，都快发展成饥荒了，大米就像玉一样珍贵。滌池位于今天陕西西安北，出现这样的重大灾害事故，于是举行传统的祈雨仪式——雩祭，正巧终于迎来了“澍汨汨而如注”的滂沱大雨，霎时间“稼芃芃而骤苏”。文后以主客问答的方式赞扬吴侯求雨救民的壮举，曲终奏雅表现“向也民忧而忧，此吏责也。今也民喜而喜，吏不敢以为德也”的治世为官之道。“然旱而祷，祷而雨，如重负之获释也。”可见祈雨求雨是官吏的职责所在，求不到雨等于官吏失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贬官罢黜都是有可能的。

王柏的《喜雨赋》开篇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农人讲述庄稼受旱灾影响严重：“雨月不雨，骄阳盛炽，伤禾稼之就槁，竭陂塘而莫溉，沟澍智涸，草木病瘁。渺一饱之未期，敛双眉而坠泪。”看来由于干旱影响，将严重威胁粮食供应了。然而作者夜半未寐，侧耳倾听，通过听觉的直观感受铺叙出一场甘霖普降人间的美妙之音。如狩风入沟壑，如怒潮来海门，如百万剽悍之众衔枚赴敌，像玉碎之声，像瀑布欢鸣，像宫商角徵羽五音之美妙，真是一场听觉盛宴。上天降下甘霖的功劳，天子不敢居功，臣子更不敢，上下都感谢上苍好生之德，普降甘霖拯救百姓。

陈炳《望黄山词》除最后一句表达作者期盼下雨缓解旱情外，其余都是整齐的六字句。首先以丰富的想象铺叙了黄山的“怪奇”，赋中出现了“山椒”“白龙”等神话形象，山中还出现“夜有光”的现象，这些阴森离奇的现象都为更可怖的旱灾描写作铺垫。“岁徂夏兮不雨，农失望兮麴惊。禾稼郁兮满野，垂槁死兮无成。”“井邑荒兮穷谷，门两版兮常扃。”“粟升斗兮莫饱，将填壑兮鰥羸。”则是铺叙了旱灾导致的严重后果，炊粮难续，民生凋敝，孤独无依的人无力生存，只等着埋填沟壑的命运。

## 2.3 苦热赋

宋代有 11 篇关于苦热的赋作，有重点描写苦热，也有次要描写苦热；有直接正面铺排，也有侧面烘托。将神话中的丰隆、飞廉、旱魃、阳乌、三足鸟等形象纳入创作中，比喻精妙，夸张诡奇，也有苦热下日常生活的简单情调。苦热天气的共同特点是高温，无风，干燥或闷热。宋赋中呈现的苦热天气，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应该是到了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标准了。苦热危害在赋中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描摹身体高温下不适之感以及对庄稼植株的危害。惯用曲终奏雅的说理方式；也有借用酷热炽盛来嘲讽社会权贵炙手可热的意图，总之，利用苦热话题切入，表现出较为宽广的人物和社会内涵。

欧阳修的《病暑赋》和刘敞的《病暑赋》，属于同题创作，殊途而同归。采用不同的方式铺排出暑热非常，结尾都表现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追求，正好是心静自然凉。欧阳修嘉佑四年作《病暑赋》，没有对暑热作直接刻画，采用汉大赋四面八方铺陈的方式，对四方上下环境作阴森恐怖的刻画，东走泰山，西登昆仑，泛乎南溟，临乎北荒。然而“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顾此大热吾不知夫所逃。”暑热烦闷，心中烦躁不安，枕冰簟玉，自我调解，以冥心息虑的方法达到忘却烦恼酷热。体现追慕“圣贤”，“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的圣人高蹈。刘敞的《病暑赋》采用一系列精彩的比喻来铺陈暑热毒害，犹如身临其境。“天久不雨，阳亢而不能反，阴笱而不能举。赫兮歔歔，上下瘁暑。其中人也，墜螿郁蠖。若熏若燿，若烹若灼。若病大甚而不可救药，若壮士之困而莫之解缚。若昔酒之醒，若毒蛊之蠹，若渍胶漆，若僨沟壑。若商之季懍乎厥角。若秦之蔽无所措手足。目眩白黑，耳乱清浊。”写出了具体的暑热感受，就像被烟熏，被火烤，被毒虫蛰伤，像喝醉酒神志不清，视觉模糊只能看到黑白，耳朵轰鸣分不清声响，又作比喻全身像被胶漆束缚，又像病入膏肓之态，壮士被困而不得解。用“若商之季懍乎厥角。若秦之蔽无所措手足”，说明畏惧不安的心理状态。最后归结为对“有无”的思考，对“造化者”的叩问，然万古终将归于一息。

周紫芝有《却暑赋》，体现出赋的娱乐功能；刘子翬有《溽暑赋》，探究了寒暑往来的道理；晁公遯有《暑赋》，反映出令人焦灼的黑暗现实；崔敦礼有《大暑赋》，极尽赋之夸张。四篇赋开篇都点明暑热酷烈，令人生畏，并且都采用了主客问答的形式，将暑热之烈一步步推向极致。

周紫芝《却暑赋》开篇描述苦热炽盛状况：“暑候蕴隆，赫如燠焚。老人衰疲，昼掩衡门。如坐深甑，眩乎沈昏。况乃泽国湫隘，江云郁兴。蜗庐蚁垤，日炙云蒸。虽脱帽以终日，亦对食而不能。”这是一篇颇有意思的赋作，出现了类似宋词娱宾遣兴的迹象，文中提到“戏作寒语，一笑为乐”。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铺陈冬日严寒，以期消除夏日炎暑。谈话中客戏谑周紫芝连鹤鹑毛料的预冬衣服都没有，更不用说狐裘大衣了。周紫芝被客人嘲笑了一番，这事居然还被记载下来，不得不佩服宋人的乐观大度。

刘子翬《溽暑赋》开篇点出暑气难耐，给作者带来的不适之感，“病翁筋骨支离，当暑弥剧”，“心烦冤而若纠”；“疑环居乎曲突，乍窘迹乎重橐”的比喻生动形象，房屋像是被烟囱环绕，突然就像有很多鼓风机在煽风加热一般。即使天空早已是“飞霾断野，细电摇岳，帘绡蛰润，柱础流渥”，还是不能消暑解困，歌到：“使天賈珠，不可以清烦裾；使天賈玉，不可以消炎酷。想墨螭之跃渊，快商羊之舞陆。”期盼黑色神龙，商羊神鸟带来大雨和清凉。因此这场暑热给人带来的不适可见一斑了。而赋大部分篇章都在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将阴阳互动

变化导致寒暑交替的道理大大论说了一番。

晁公遯《暑赋》中苦热盛况是：“风殄土囊，郁伏不兴，阳亢滋骄，铄石流金，草木焦燃，气蒸山冥。”以汉大赋主客问答的铺陈模式，客人倾慕南皮浮瓜沉李的夏日游宴之乐，并且希望能到达东西南北各处名山大川消除溽暑，“崑函伊阙，东西二京，平乐毕圭，长杨上林”，“渭滨雒雎”，“彭蠡洞庭，太湖松江，龙渊金堤，汨罗潇湘”，“四明会稽，衡庐九疑，玉霄赤城，高唐峨眉”，这些感官享受衬托客人贪图享乐的不良作风。主人举出农人，采桑女，贫家子弟仍在酷热下劳作，说明居于社会生活底层的人们在暑热天气下不辞劳作的可贵，而自己能在屋檐下“散发弛带，萧然终日”就是最大的宽慰。赋以“吾心湛然，清若止水”反衬“当世之士，恶寒附炎，焦烂不止”的社会状况，并且以客人“仆小人也，实不及此”的惭愧鄙陋归束全文，深化全赋主旨。

崔敦礼的《大暑赋》可算作宋代苦热赋的代表，对炎夏酷热的夸饰铺排可谓极致，是宋代灾害赋中篇幅最长，字数最多的赋，体现大赋长篇巨制，“侈丽闳衍”，夸耀才学的本色。虽然主旨在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但苦热的铺陈极为精彩。开篇直白阐述苦热难耐：“盛夏之月，龙宿明，鹑火栖，赤熛奋怒，炎帝施威。有客瞻翔阳之腾翥，望火云之烧空，气郁陶兮蒸体，汗淋漓兮沾裳。”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铺陈暑热极致，再言说解暑妙方。首先追慕先贤夏侯湛，繁钦，庾生，曹子建，王粲，陈琳的贤才大德，谦虚自叹不如。赋的亮点在于大量化用神话中的神人神物：勾芒（即句芒），祝融，炎官，丰隆，天丁，旱魃，飞廉，封山神人，姑射仙子，神焦鬼烂，河汉沸煮，川渌如汤，螭龙，罔象，鯢鼈，长鲸，巨鳌，砂石熟烂，水怪，虎蛟钩蛇，象鹿狐貉，黄河水神冯夷居然也被渴死。神话传说中的仙人神怪都经不住这场暑热煎熬，寻常凡间生灵又怎经得住这番炙烤。接下来便描写凡间庄稼，牲口，黎民百姓受暑热灾害的苦难情况。“客跃然而前曰：‘子赋暑至矣，读之若坐火井若居炭谷，游焦溪而沐汤泉。’”这是语言的力量之美，也从侧面衬托出暑热的严峻与酷烈。

除了晁公遯的《暑赋》，李曾伯的《避暑赋》也是一篇利用暑热灾害反映社会黑暗现实的赋作。开篇可谓当头棒喝：“庚金始明，离火正棘。于时云盖张空，日驭铄石。犹酷吏之堪畏，类权门之可炙。复以暑雨积润，温风致湿。动小民之怨咨，起庶人之郁邑。”再写自然环境的炎热酷烈，重点在于引出权门，吏治的严酷。作者“新浴而振灵君之衣，当暑而袵尼父之绂”但是仍然汗流浹背，说明当权贵炙手可热时，追慕贤人而不能的无奈。“远怀乎高山流水之胜，近想乎修竹茂林之僻”则表现远离尘嚣凡世困扰，期盼归隐的心愿。赋结尾又以“尚不思有司之酷于暑兮，毋乃使元元之不堪命”痛斥权贵，悲悯百姓的情感跃然纸上。

陆游的《虎节门观雨赋》和张侃的《夏喜雨赋》都铺叙了一场疾风暴雨消除

苦热，并表现个人心境。前者表达建功立业的愿望，后者则是一场好雨涤除心中繁杂的快感。《虎节门观雨赋》一改秋天的肃杀落寞，记立秋后的炎热天气，正好符合“二十四个秋老虎”的民间谚语。“赫赫炎炎兮炮烙之威，赤云如山兮其高巍巍。阳乌三足兮中天流辉，吴牛喘卧兮海鸟劝飞。”“炮烙”，是古代酷刑，让人在烧红的铜柱上行走，这是商纣王想出来的法子，这一夸张的形容，使得秋日炎热加上了令人畏惧的威严。暑热直接导致灾害：“水泉枯竭兮枯槁息机，禾欲茂而槁死兮妇泣而子馭。”炎热让人汗如雨下：“曾纤絺之不御兮如被裘衣，吾一夕而三起兮汗如写其屡挥。”秋日苦热让人昏昏然不得终日。赋的另一半则描写了一场仿佛翻江倒海的大雨。赋表达了“士有奇志，然后悟超绝诡特之观”，以作此赋来发泄心中郁结。而纵观陆游一生，抗金复国一直是他的毕生梦想，“胸中之高寒”则是苛求建功立业的志向不能实现的深层悲凉。张侃的《夏喜雨赋》提到：“张子病暑，无以涤炎酷，效六一翁赋之。”可见模拟学习的风气还是很浓郁的。赋主要铺排半夜被雨声惊醒，享受大雨的酣畅淋漓，清凉爽肤。

杨万里的《秋雨赋》和李龔的《消暑赋》对苦热的铺陈，主要集中在苦热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较之前面夸张绚烂的重口味风格，这两篇赋平淡的语言更亲近自然，切近生活，不免也让人耳目一新。《秋雨赋》中杨万里正值“病臞”，“病眚”，身体枯瘦，两眼昏花，秋日的毒辣天气，更加重了这种不适之感。无怪乎他感叹道：“丁亥八月秋暑特甚，盖岁行之十期，未有今岁秋阳之强梗。”后描写云满苍穹，飞雨骤降带来的酣畅淋漓之感。将鸡犬，儿女写入赋中，表现出浓郁的人情味，活泼自然，颇有情趣，带着诚斋体的痕迹。李龔的《消暑赋》篇幅短小，语言质朴，似乎让人更容易感受炎炎暑气。“气犹氤氲”，“噉黔首于原野，困鸟兽于荆榛。风如焚以灼石，水如烹而沸鳞。”“倚喘弗苏，百骸罹毒。朝面崇墙，炎晖炙目。”“夕坐短檐，返照烁肉。”“旁之林藪，茂有阴障。况迫近于淤河，遂蒸熇而愈王。”暑气湿热熏蒸，即使夕阳，也能灼烧皮肤。置身于这样的酷热天气，还能作歌而唱自得其乐，可见江湖诗人调整自适，笑傲江湖的风姿。

## 2.4 其它灾害赋

宋代自然灾害，除了主要的水旱灾害，常见的暑热，还有描述沙尘暴，风灾，雪灾，瘴气，蝗灾，苦寒的赋作。有全篇描述上述灾种发生发展的，也有简单涉及灾害的，丰富了宋赋的内容范围，拓展了对宋代社会的表现力。宋代的风灾赋，梅尧臣的《风异赋·并序》是其代表。苏过的《飓风赋》以精彩的语言展现了沙尘暴发生前、中、后的灾难场面。钱惟演的《春雪赋》描写一场雪灾的袭击，表

现关心百姓，体恤下民的民本思想。苏过的《志隐赋》记宋代海南的潮湿气候，瘴疠之毒，这里封存了苏过一段不可磨灭的坎坷人生。孙因的《蝗虫辞》记下一次严重的蝗虫灾害，语言入木三分，实质则直指社会弊病。胡寅的《送吴鄂赋》反应了天灾人祸下民不聊生的情况。崔敦礼的《苦寒赋》铺叙出严寒酷烈的天气。

梅尧臣存赋十九篇，其中《风异赋·并序》真实记载下：“起浚都，播许、郑，历洛、汭，以及唐、邓、汉、随之地”的特大风灾，《中国历代赋选》认为：浚都：浚仪，今开封。许郑：许州和郑州，今许昌市和郑州市。洛汭，洛水入河处，汜水县西北。唐：唐州，今唐河县。邓：邓州，今南阳市。以上皆在河南省。随：随州，今随县，在湖北省。<sup>①</sup>这一灾害情况正好符合“丙子，大风昼暝，经刻乃复。是夜，有黑气长数丈，见东南。”<sup>②</sup>的记载。虽篇名“风异赋”，实则是一场在河南爆发波及至湖北，影响范围大、破坏力强的沙尘暴灾害。对灾害的描写层层推进，给人身临其境，紧张局促的审美感受。庚辰岁（1040）三月丙子午后人声鼎沸，开篇“火来火来”“喔呼噫噫”的惊呼尖叫，有先声夺人之妙，一场特大沙尘暴即将席卷而来。“出屋远望，西北之陲，亘天接地，混混赫赫，不见端倪。逡巡则赤埃赭雾，突荡奔驰，阳精失色，白昼如晦。号空吼穴，扬砂走块。”霎时间，红色灰层雾霭滚动飘散，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灾变之迅猛，这是描述灾害爆发时的情景。当时是“众心惊惶，广衢翳昧。莫辨谁何，执手相对。其少顷也，稍明故归，人未宁兮，相与而为队。顺前者措足之不暇，逆进者举武而愈退。睇山川兮安陈，趋城郭兮安在？所可视者，五六步之内。”“越翌日，四方恬霁，乾坤黯惨，物色憔悴。”到第三天，天空还未明朗，才发现马嚼子断了，牛鼻子也裂了，植株禽鸟更不免一劫，甚至民庐损毁，车辆颠覆。源于事实的记录，赋序和结尾则体现出当时浓郁的天人感应思想，以及作者对天人感应思想的深度质疑，折射出宋代科学批判的思辨思维。

苏过的《飓风赋》是一篇短小精悍，展现一次强劲飓风的精彩作品。《东坡先生年谱》苏轼贬谪岭南时，绍圣元年（1094年）“遣家过阳羨，独与幼子过同行。”<sup>③</sup>，苏轼贬谪岭南，苏过陪同一路南下。夏秋季节正是东南沿海台风的高发期，对于长居内陆的人来说，台风是陌生的，于是序言引用了《南越志》和《岭表录》关于飓风的记载。绍圣二年（1095年）仲秋之夕，客人刚向苏过言说天空出现“断霓饮海而北指，赤云夹日而南翔”的现象。“赤云”是一种晚霞，由于风速较大的偏北风使云撕成一条条，由北往南延伸。而太阳在云间，似乎要被夹带到南方。由于空气湿度很大，此时太阳在西方，故在东方形成了霓（虹的一种，这里统指虹）。偏北风使南翔的云开始遮住了虹的北段，这样虹被断一头指

<sup>①</sup> 毕万忱,何沛雄,洪顺隆著.中国历代赋选(唐宋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308.

<sup>②</sup>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二十六卷,第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2987.

<sup>③</sup> 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东坡先生年谱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9.

向北方。而南面一头仍连接到海平面，形成断霓饮海现象。<sup>①</sup>所以这正是飓风登陆的先兆。“语未卒，庭户肃然，槁叶蔌蔌。惊鸟疾呼，怖兽辟易。忽野马之决骤，矫退飞之六鹖。袭土囊而暴怒，掠众窍之叱吸。”表现台风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刻不容缓。“少焉，排户破牖，殒瓦擗屋。礪击巨石，揉拔乔木。势翻渤澥，响振坤轴。疑屏翳之赫怒，执阳侯而将戮。鼓千尺之涛澜，裹百仞之陵谷。吞泥沙于一卷，落崩崖于再触。列万马而并骛，会千车而争逐。虎豹慑骇，鲸鲵奔蹙。类鉅鹿之战，殷声呼而动地；似昆阳之役，举百万于一覆。予亦为之股栗毛耸，索气侧足。”带着对现实的真实刻画和夸张铺排，在实与虚之间，再现了这场飓风巨大的破坏力。从客“告予曰”，到“语未卒”、“少焉”的时间动向，以及作者从“入室而坐，敛衽变色”到“夜拊榻而九徙，昼命龟而三卜”，飓风过后大家“惧定而说”的情感变化，表现飓风迅猛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如此精微细致，生动逼真，不禁让人感叹，不是亲历其境是不可能写出来的。<sup>②</sup>赋结尾表现出苏过对庄子哲学中的小大之变，忧喜相对，虚实相生的哲学思考，也是苏过在艰难处境中对生活的豁达乐观。

《春雪赋》记载了一场“违时令、反天常”的冰雪灾害，序言交代了这场雪灾发生的时间，作赋的缘由。癸亥岁（1023年）二月晦讫季春旦，“雾、霰雪杂下，平地二尺。”“果不实矣。”这场雪灾来势汹汹，铺天盖地：“冰霰杂下，温寒相搏。才袞袞而纷揉，更霏霏而交错。因方就圆，填溪满壑。迷匹练于素鹞，混高云于皓鹤。七盘顿失乎巉峻，二室仅存乎崑崙。”作者将笔墨着重凸显雪灾对农业生产及生活造成的危害，季春是万物萌发的关键时刻，植株被扼杀在萌芽期。“我有爰田，既锄既耰；我有条桑，且棗且柔。岂灭裂而是取？顾沃若之待收。罹此暴殄，予心则忧。亦有庶草群木，千芳万菲，粉落絮起，珠倾玉碎。建森纒之高牙，垂陆离之长佩。掩藩匳之郁栖，覆台塘之畏垒。病李彊于井干，芳兰沉于林会。有卉萋萋，有鸣嚶嚶。移荐草于无所，恋危巢之欲倾。顾泽中而罢钓，之垄上而辍耕。手足痺痲，吾道不行。”农田不得耕种，桑叶不得采摘，草木群芳凋落，鸟兽无所躲藏，渔夫不得捕鱼，手脚都被冻伤，行路阻塞，正所谓暴殄天物，作者忧戚悲切之心跃然纸上。最后的“忽曜灵之委照，伫消释于辉光”，则表现作者期盼太阳能将温暖送回大地，万物复苏的美好心愿。

苏过的《志隐赋》作于元符元年（1098年），赋末说明政和丙申（1116年）年发现该篇赋还保存在书篋中，时隔多年，回想这段人生经历颇为感慨，而当时只是为了“忘羁旅，非特以自广，且以为老人之娱。”该篇与《飓风赋》都是苏过陪同苏轼贬谪岭南一代时所作。《志隐赋》记述的是宋代东南沿海和海南岛的

<sup>①</sup> 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03-204.

<sup>②</sup> 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32.

艰苦生存环境，表现苏过对世事的洞彻以及随遇而安的豁达态度。当地居民长期处于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导致身体病变，这算是缓慢性自然灾害了。“秋冬之交，朔风萧条。山童泽枯，堕指折胶。阴山之雪，三月不消。”“肤拆面殷，足胝手胼。为霜雪之所凝，凜其质之岁寒。而五岭之南，夷獠杂居。天卑地溽，山盘水纡。恶溪肆流，毒雾蒸嘘。昼避蝮虺，夜号鼯鼯。草木冬花，霖潦长濡。星隐于气，日见于晡，故民多重腿之病，寒热中肤。非耄而僵，非蹙而扶。”居民常常饱受瘴气危害，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导致海南土著居民出现脚肿病，甚至驼背弯曲的生理现象。海南儋耳这个地方“其民卉服鼻饮，语言不通。状若禽兽，既聾且聋。海气郁雾，瘴烟溟濛。”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生存环境，还展现了该地的人文自然环境。卉服是草服，居民穿絺葛做的衣服。用鼻子饮水，不同地方的居民交流有语言障碍。当地居民在苏过眼中体形居然貌似禽兽，还有近乎又聋又哑的情况，可见文明尚未开化。难怪海南成为唐宋时期贬谪的理想之地。“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归”，苏过壮年而往暮年而归，这是艰难沉重的记忆。

宣和四年（1122年），宋徽宗正式发动了对辽国的对外战争；宣和七年（1125年），金国正式对宋宣战；1127年，北宋灭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帝位，建立南宋；1130年，金国从大宋撤兵。公元1122到1130这八年时间里，大宋王朝内忧外患。宋、金、辽三国对峙，对外战争中，宋朝不堪一击，节节败退。正是胡寅《送吴鄂赋》中所言“逮庚戌秋，脱寇难来湘滢，叙旧道故，又八年于兹矣”。翻开历史，这段时期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段。《送吴鄂赋》描述的正是这段既有人祸也有天灾民不聊生的历史。此间出现的“螟蝗水旱之气，于是有苗而不秀，秀而不实，稊稗之莫比者矣。”“今人之田，荒莱芜没不能自理，至于流离飘转，仰哺待活，以死于冻馁，盖不可胜计也。”送别友人吴鄂时的谈话中，体现了兵荒马乱灾难连连的岁月里作者自叹“敢谓老农之不如”的沉重与无奈。国运衰微，政局动荡，无计可施之下透露着胡寅期望归隐山林，远离世事的心境，与随后写下的“山居自有乐，时对主人翁”<sup>①</sup>的诗句正好相称。

蝗虫种类多，又名蚂蚱，主要以玉米，水稻，小麦等禾本科植物为食，是农业的主要害虫之一<sup>②</sup>。蝗虫常成群迁飞，繁殖速度快，食量大，对农作物造成巨大损害，往往形成严重的蝗虫灾害。古代伴随蝗灾，又常常发生饥谨，甚至有蝗虫吃人的记载。孙因《蝗虫辞》书写了一次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孟冬严重的秋蝗灾害。“见有伐鼓举烽者，意其捕寇而即戎。”询问田农，才知是奉命捕捉蝗虫。“伐鼓”是用击鼓发声捕捉蝗虫的办法，“举烽”是利用蝗虫的趋光性消灭蝗虫的办法，这是宋人治理蝗灾的手段，与一千多年前《诗经·大雅·甫田》中

<sup>①</sup> (宋)胡寅,容肇祖点校.崇正辩斐然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670.

<sup>②</sup> 邱云飞著.中国灾害通史(宋代卷)[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132.

“秉畀炎火”的治蝗手段是一样的。苏轼“秉畀炎火传自古，荷锄散掘谁敢後”的诗句反映出宋代用火烧兼挖埋的治蝗措施。奉官命捕捉蝗虫则凸显出本次蝗灾的严重性。赋中描写了蝗虫的外形特征，且问“蝗何负于官而见捕乎？”田农哭诉到：“是害我稻黍也，王法之所不恕。始，吾小人谓为瑞物也，炷香而祝其来；既来矣，则田之毛发，化为黄埃，然后知其为灾。初以为详，后以为殃。昔恨其来暮，今惧其不去。”并认为“吏侵牟生蠹，乞贷生蠹，冥冥犯法生螟，贼虐无辜生蟹。”失德就会对应发生不同的虫灾，足见作者及当地农人对蝗虫的认识浅薄，以及失德天谴的天人感应思想。赋末含有寓言故事的性质，构思巧妙，形式新颖，以一只蝗虫对孙因的诉说，反映出社会历代胜于蝗灾祸害的酷吏、贪官、外戚、佞臣等统治阶级内部祸国殃民之辈，他们“咋人骨髓”，“害民无期”。借蝗虫之口发出“使若属未殄，天下宁有丰年乎？”的感叹。最后点出“且俾观风者得之，以为有位警焉”，体现赋的讽谏功能。

崔敦礼的《大暑赋》言暑热之酷烈，他的《苦寒赋》则对寒冷作了一番夸张的铺排，其寒非同一般。该篇模仿汉大赋主客问答的体制，主要从“虚”处着手，言苦寒之至。“日在斗，岁将阑，阴风怒，愁云繁。”广寒先生问于清虚子：“吾观子忧色，无乃畏此苦寒乎？”清虚子曰：“然”。模拟主客问答的形式，通过清虚子之口铺陈出寒冷之极致。从自然现象“严霜夜结，寒云昼起”开始，到“焦溪涸，温泉冰，火井灭，汤谷凝。沸潭无涌，炎风不兴。死蛟螭于窟穴兮，僵虎豹于林垆。”的夸张铺排，再到“拥炉犹坐雪之冷兮，重襟有怀冰之愁。”的不可能。加上“纵赐袍之惠何以解范叔之忧！若乃孝子卧冰，书生映雪，意虽勤而不倦，睹此寒而为辍。洛生方拥被以沉吟兮，宋人亦龟手而坼裂。裸坏变为垂缙之俗兮，华清不知探汤之热。峻肩添诗客之思，堕指凛三军之节。”谈及如果遇上这次寒冷大有一系列典故故事都将重写的意思，层层推进，以此铺陈出寒冷之极。

## 第三章 宋代灾害思想

### 3.1 天人感应思想缘起与发展

宋代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受前朝灾害思想观念的影响。远古时期，人类就开始了对自然的探索，一方面由于生产活动有限，并且基本是从前辈那里传承的，表现出对逝去先人的敬仰崇拜，进一步演化为对血亲先辈的鬼神崇拜。另一方面采集渔猎的生活依赖大自然无偿地给予，由于生产力低下，思维方式有限，原始先民面对自然灾害惊恐无奈，人类对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表现出极端的虔诚和笃信。真诚面对自然，渴望自然恢复到原来的适宜状态，这种意志力达到一种对自然敬畏的精神高度，从而将自然神化。加上宗族信仰，祖先崇拜，于是天帝出现了，万物皆有神灵，这种具有原始宗教信仰的思维模式强有力地占据着原始先民的思想。除了巫覡等能与神灵交流的民间力量，贵为一国之君的帝王就是与天最亲近的人物，被称作天之骄子——天子，代表天的意志统领万民。“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sup>①</sup>并认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sup>②</sup>“天”具有高于天子的绝对权威，天子只有奉行德行教化，才能国泰民安，拥享太平盛世。

以天为尊，失德天谴，修德弥灾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了。《诗经》中的记载相对较多，《十月之交》中最为明显。《国语·周语上》作了最好的说明：“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sup>③</sup>“十月而雷电、山崩水溢。亦灾异之甚者。是宜恐惧修省、改纪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惩也。董子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此见天心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sup>④</sup>直到清代的

<sup>①</sup>董仲舒撰,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2011:133.

<sup>②</sup>董仲舒撰,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2011:96.

<sup>③</sup>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国语(卷一)[M].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6-27.

<sup>④</sup>(宋)朱熹集注,赵长征点校.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175.

《诗经原始》也说：“天人原本一气，天有厄则人必有灾。”<sup>①</sup>

除《诗经》，还有大量关于天人感应思想的记载。《左传·宣公十五年》晋大夫伯宗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sup>②</sup>《左传·昭公四年》“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sup>③</sup>《墨子·非攻下》：“还至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sup>④</sup>说的则是纣王无道出现沙尘暴天气。《吕氏春秋·顺民》篇记：“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仍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有余一人。’”<sup>⑤</sup>《淮南子·时则训》：“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止……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sup>⑥</sup>《汉书·艺文志讲疏》载：“师古注曰：‘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sup>⑦</sup>天灾降临跟人事有关联，跟君王之德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原始社会直到明清封建社会整个复杂庞大的社会演变阶段，天人相通，失德天谴，修德弥灾的思想为何能根生蒂固呢？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不足以解释种种灾害现象，发生水旱，霜雹，病疫等自然灾害时，就表现出上到皇帝下到民间对自然，对“神灵”顶礼膜拜的种种禳灾祈祷方式。发生灾害也是由于这些能与自然交感的人间凡人自身过错所造成。其次，中国古代文史不分家，天人感应的思想与古代文学传统杂糅在一起，具有迷惑性。历代官修正史的推崇，灾异天谴，修德弥灾的荒政思想直到清末民初一直坚如盘石，几乎被所有人接受认可，即使像荀子，王充那样强烈反对的声音也是石沉大海。西汉董仲舒是天人感应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灾者，天之谴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sup>⑧</sup>以董仲舒的政治地位，文学地位，他所著《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将天人感应，阴阳互动，五行思想，人事与天文的关系演绎出一套相互依存的古代哲学体系。使天人感应思想支配下的失德天谴——修德弥灾在古代华夏思想中根深蒂固。唐魏征主编的《隋书·五行志》依据《春秋繁露》的主旨，强化了天人感应思想。《宋史·五行志》，各朝皇帝纪都有关于天人感应思想的事件，更在宋代自然灾害赋中时时凸显出这种绵亘千年的思想。

<sup>①</sup> (清)方玉润著,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6:396.

<sup>②</sup> 李梦生.左传译注(卷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94.

<sup>③</sup> 李梦生.左传译注(卷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52.

<sup>④</sup> (清)毕沅校注,吴旭民标点.墨子(非攻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73.

<sup>⑤</sup> (战国)吕不韦著,高诱注.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7.

<sup>⑥</sup> (汉)刘安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第五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0.

<sup>⑦</sup> (汉)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6.

<sup>⑧</sup>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2:259.

### 3.2 天人感应下的宋代救灾措施

基于源远流长的天人感应灾害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套极具特色的救灾措施。秦汉时期就形成了这样一些救灾措施：1、避正殿，有一系列仪式规矩，包括四个方面，君主大臣穿素服，甚至白车白马，穿白色丧服；避正殿；辍朝，表示对失政的反省改过；寝兵。2、皇帝、三公，受灾当地的地方长官因灾自责。3、因灾改元。4、因灾免官，臣下辞职让其改过自新；西汉免三公则不再复用，甚至有几个还因灾自杀，东汉时，免官后可以复出继续为官。5、帝王因灾求谏。6、因灾选士。7、因灾恤刑，包括三方面，大赦，如《风异赋》中释放囚犯；因灾录囚——纠正冤假错案，督办积压案件；因灾赎罪——犯人交钱减免罪行。8、因灾节用。9、因灾薄征。<sup>①</sup>除此之外，还有10、放宫女。11、焚巫尪。《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夏，大旱。僖公欲焚巫尪。<sup>②</sup>12、压胜法，用符咒除邪得吉。如《黄楼赋》中黄楼的命名，土黄色，土能胜水。13、祭祀，董仲舒的雩祭之法，设土龙求雨；一年四季的四次重大祭祀，春祠，夏禴，秋尝，冬烝<sup>③</sup>。其中政府节俭开支，轻徭薄赋是积极有效的救灾对策，其余消极的防灾救灾行为，虽然是唯心主义的行为方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稳定社会人心，迫使统治阶级自我反省的作用。

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发生时，宋代既采取积极有效的救灾措施，也用前朝的消极救灾方式。历代都是水旱灾害相对较多，应对水旱灾害的禳灾形式显得尤为突出。朱熹：“龙，水物也。其出而与阳气交蒸，故能成雨。”<sup>④</sup>所以宋代自然灾害赋中常常出现龙的形象。陈造《听雨赋》：“自夏而秋，东鹜西驰，哀祈乞灵。款龙湫，叩神扃，奠斯币而刑牲者概无虚日。”可见拜神求雨的时间历程之长，祭拜仪式隆重。陈炳《望黄山词》：“诉哀恫兮神祠，牲豆陈兮芬馨。巫誇诩兮後先，龙跼处兮皇宁。”“几视日兮占星。”求神祈雨。王炎《喜雨赋》重阳宰吴侯大旱举行浓重的祈雨仪式——雩祭，遂得雨。

庆历二年欧阳修作《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清晰地表现了天人感应，阴阳互动，人事与天文现象相联系的思想，是宋代自然灾害赋表现天人思想的典型篇目。开篇就说：“天灾之示人也，若响应声；君心之逢天也，惟德与诚”。“吾其修德，祸患可销于未萌。臣闻天所助兮，惟善则降祥；德苟至今，虽妖而不胜。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后天心之上应。若国家有阙失之政，则当频见于众灾，欲人主知戒惧之心，所以保安于万乘。臣请述当今之所为，引近事而为证。”这是明

<sup>①</sup> 邱云飞.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卷)[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243-282.

<sup>②</sup> 李梦生.左传译注(卷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60.

<sup>③</sup> (汉)董仲舒,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2011:133.

<sup>④</sup>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二卷,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4:23.

显的天人感应思想，之后用阴阳互动的原理解释近期发生的灾害事件。“值饥荒之年。资材尽于私室，苗稼尽于农田。”“去年大旱。”“去年河东地频动。”“康定元年三月，黑风起，白日晦。”“日食正旦，雨冰木枝。今春二月。如此之类，皆阴之为。盖阴为小人与妇人，又为大兵与蛮夷。若四者之为患，则群阴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这段时期阴气太重，阴阳失调，阴胜阳衰，如果君王修德弥灾，改过自新则能“变灾为祥”。应对措施则是：“若夫慎择左右而查小人，则视听之不惑；肃清宫闱而减冗列，则恭俭而成式。况乎远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训；放宫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师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讲朝谋之失得……应天意之可回，虽有灾而自息。”亲贤臣远小人，躬身勤俭，精兵简政这些措施又是积极有益的。“盖恐惧修德省者实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宋代出现大量的祈谢文，但欧阳修在此却强调，祈谢之文都是不可取的，对灾害的防御与救助无济于事，这又具有科学理性的一面。

## 第四章 宋代灾害赋艺术特色

灾害发生后，宋朝廷有一系列救灾措施，以诏书、奏议、劄子等政府公文的形式上达下传，如宋神宗的《旱灾避殿撤乐减膳诏》《差官就中太一宫祈雨诏》，元佑六年贾易的《言赈济浙西灾伤州军奏》，南宋名臣蔡戡的《乞赈济札子》。一部分灾害以祈谢文的形式被记载下来，单苏轼个人就有大量的祈谢文，如《郑州超化寺祈雨斋文》《郑州超化寺谢雨斋文》《五岳四渎等处祈雨祝文》《五岳四渎等处谢雨祝文》等。宋代自然灾害赋的作者们即使谈不上个个位高权重，身处要职，却几乎都是进士出身，上传下达反应灾情的公文是不会少写的，因此只有少部分的灾害事实以赋的形式表现出来。用赋记载灾害，这场灾害必然给作者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对自然的崇拜与灾害现象的不解，天灾与人事的附会，一些定型的文化心理在宋代自然灾害中体现。宋代历时久，封建文化、儒家思想兴盛，自然灾害赋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况，在传承与创新的融合中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

### 4.1 议论精彩

#### （1）好议论原因探析

宋代“作品中议论之多，超过了战国以来的任何朝代。”<sup>①</sup>甚至有无议论不成宋文之说，宋代自然灾害赋自然也好议论，这是横向宋代文学融合的必然结果，也成为纵向赋史中独特的风姿。以赋体洋洋洒洒的铺排作依托，议论有力，气势飞动，观点鲜明。历代赋作中或多或少均有议论的痕迹，如西汉宏文《天子游猎赋》中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人代表楚王、齐王、天子的立场陈说本国的盛大宏壮，其实可以看成是一番议论，只不过代表天子的亡是公最后必定获胜，这是毋庸置疑的结论。这种主客问答的体式就近乎论辩。<sup>②</sup>唯独宋代出现鲜明的议论特点，既源于历史文化中善议论的传统，也是宋代本朝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所致。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主要有四点：一、赋源于诗骚，也受战国论士的影响。战国纷争，诸子百家各持己见，著书立说，游说各国，何等壮哉。二、受汉代清议之风影响。汉代清议不是议论朝政，而是月旦当时人物，就是每月换一话题，品评人物，因为汉代选拔官吏用得是察举制，举孝廉就是其主要科目。并且汉代一

<sup>①</sup>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81.

<sup>②</sup>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2001:21.

些文士不能参政，只有借着赋来进谏或进谏<sup>①</sup>，这又有论说的性质了。三、上承汉代清议，到魏晋时期出现了清谈，名士风流。由谈论具体人物到抽象玄理，这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sup>②</sup>。四、唐代在文化大一统下儒学大兴，“疏不破注”的原则导致了疑古惑经的反思，刘知几得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的大胆结论，表现出对儒学的怀疑与反思态度，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宋儒以至后来的辨伪思想的发展。<sup>③</sup>同时，唐代也有不少议论时政，体现佛理禅思的诗文。针对各个历史时期存在的不同问题，导致思辨思维的产生，议论成为著书立说的必然手段，这对宋代及明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相如，董仲舒的时代与宋代开明的政治文化时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首先宋代大兴偃武修文的政治文化策略，自太祖赵匡胤便提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sup>④</sup>的规定，之后“不罪狂悖以劝谏士”<sup>⑤</sup>便成为一种传统。于是议论发言拥有相对的绝对宽松氛围。其次，北宋台官与谏官合成一势，成为“人主之耳目”，在维护君主集权的过程中，台谏官因其特殊的身分和权力，较其他官僚更勤于言事、勇于言事，并享有“风闻言事”，甚至无需查实的特权。<sup>⑥</sup>形成“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政治文化氛围，这样极端的政治制度下，被污蔑的官僚自然会有相应的回击，苏轼就有好骂的名声。这无疑直接影响了宋学好议论的作风。再次，宋代党争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起伏的重要原因，以文论事、以诗托讽，熙丰时期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创作倾向<sup>⑦</sup>。王水照先生指出：宋代士人的身分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sup>⑧</sup>。“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议论时政、抨击时政，促成文学创作好议论的倾向。这些社会政治环境都可能促成宋文好议论的演变。宋代理学，儒释道三家合流，继承了中晚唐疑古惑经的传统。“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sup>⑨</sup>理学厚重的思辨色彩自然要以议论为主要手段了。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宋代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最终成就了宋文好议论的特点，也是宋代自然灾害赋重议论的原因所在。

## (2) 议说层层推进

<sup>①</sup> 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5.

<sup>②</sup>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

<sup>③</sup> 刘国忠,黄振萍主编.中国思想史资料参考集(隋唐至清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75-76.

<sup>④</sup> 王小舒著,郭延礼主编.中国文学精神(宋元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21.

<sup>⑤</sup> (元)脱脱.宋史(五卷,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1.

<sup>⑥</sup>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

<sup>⑦</sup>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50-251.

<sup>⑧</sup> 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27.

<sup>⑨</sup> (宋)黎德靖编.朱子语类(八十卷,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89.

宋代自然灾害赋，水灾赋，旱灾赋，风灾赋，在记录下每一种自然灾害后，基本上都会呈现一种议论说理的倾向。晁公遯的《暑赋》采用举例论证的方法，列出几种在烈日下还不辞劳作的人们，让“客人”明白其实他在高门大屋下已经很安逸了，就让“客人”难堪不已，而自称“小人”。虽然是主客问答的传统写作手法，但事例却有很强的说服力。刘子翬的《溽暑赋》主要论述了阴阳互动变化导致寒暑交替的道理，这本没有新意，但却占卜算卦，引经据典，用赋的形式浓墨重彩地论说了一遍，这恰好又是赋铺排，炫耀，“繁类以成艳”<sup>①</sup>的特色。苏过《志隐赋》中“客”述说海南恶劣的自然环境，而苏子本应享受钟鸣鼎食之家的安乐。苏子用三点将客人说服，用蟋蟀生命的短暂，游鱼，野兽择地而居，松柏，草木物各有性，不可强求为第一部分论据。“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作为第二部分论据，并引出伍子胥，范蠡，萧何，留侯张良，介子推，鲁连，接舆为例。第三部分谦虚地表达自己没有过人之才不能深居要职，在海南反倒自得其所，随心所欲，惬意潇洒。最后得出“子期我以世人，污我于泥涂。贪千仞之馥，轻隋侯之珠。子以为巧，我知其愚。”层层深入，步步为营，论说有力，观点鲜明。这些篇目有别于汉代主客问答体的大赋，都有明确的自我意识，能自由表达自己所想所思。修生养性，自得其乐，天下四方都是一样，又何求功名利禄。以至于欧阳修的《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将应试律赋完全当成规谏时政的谏书了。<sup>②</sup>

## 4.2 尚理重情

在宋代理学思想下，自然灾害赋表现出丰富的理趣。宋代理学是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庞大思想体系。道教是中国本土固有宗教，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两者皆注重思辨与探讨。儒学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开始，便根深蒂固地成为汉代的正统思想，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受中晚唐疑古惑经思想的影响，宋代的学者们为调和三者矛盾，吸收佛，道思想融入儒家思想，他们致力于对宇宙、社会与人的终极的和总体的解释，于是“理”或者“道”、“太极”就出现了，“理”成为贯通天地万物与社会伦理的共享的终极依据。<sup>③</sup>理学对宋代自然灾害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对客观事物真理的发现；二，表现出对社会的尖锐批判。三，弥漫着宋代士大夫复杂浓郁的人生感悟，在赋中演绎升华为独特的人格精神写照。

<sup>①</sup>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35

<sup>②</sup>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8:253.

<sup>③</sup> 刘国忠,黄振萍主编.中国思想史资料参考集(隋唐至清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18.

朱熹说：“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sup>①</sup>这里的理包括对自然客观规律地探索发现。某些宋代自然灾害赋超越了古代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表现出对自然客观真理大胆地探究。

水灾赋中，秦观的《浮山堰赋》回忆萧衍采用王足的计策，修筑浮山堰拦截淮河之水，欲以达到其军事目的——淹没下游敌国的寿阳城。浮山堰两岸栽种树木，甚至沉下石块，铁器，在“汤汤”洪水暴发瞬间，淮水逆流只能自食其果。赋中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首先是有人认为“淮有蛟龙，喜乘风雨坏岸，其性恶铁”，所以才沉铁镇压，这是愚昧可笑的。其次是《梁书·康绚传》对浮山堰赞语：“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及退舍而堰决，非徒人事，有天道也。”<sup>②</sup>表现秦观明确的质疑与批判。最后揭露不顾百姓安危，违背自然规律招致计划破残，自食恶果的道理。议论纷呈，步步紧逼，对灾害的铺排描写增强了对问题实质性的揭露，有势如破竹的气势。晏袤的《山河堰赋》在山河堰多次兴废终归平静，于是认识到：“虽出于人为补造化之阙，然盛衰兴废，物理之常，以逸待劳，有备无患。”既认识到事物兴废的自然规律，没有一味拿着天人感应思想当令箭，又提出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的道理。刘敞的《罪岁赋》也是开门见山，序言摆出《星传》的定论，后直接说：“予甚惑之，作《罪岁赋》”来批判《星传》的虚妄与不可信，明确高调地向失德天谴，修德弥灾的天人感应思想宣战。梅尧臣在《风异赋》中提到：“庚辰岁三月丙子，天大风。壬午，诏出郡县系狱死罪已下。”并且认为“夫风者，天地之气也，犹人之呼嘘喘吸，岂常哉？岂应人事之变，则余不知。”表现出对释放死囚这种救灾行为的怀疑以及对天人感应思想的批判。

儒学强调积极入世，比较关注现实社会，宋代自然灾害赋中，某些篇目对宋代黑暗现实作了深刻揭露，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毫不留情地加以痛骂。孙因的《蝗虫辞》赤裸裸地抨击了南宋吏治诸多卑劣的行为作风，如此激切，露骨地铺写表达，是南宋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环境所致。《蝗虫辞》通过一场严重的蝗灾，旨在揭露“咋人骨髓”，“害民无期”的官僚贵族。宋代理学兴盛，认为草木皆有感情，对蝗虫缺乏必要的认识，导致蝗灾降临还以为是福祉的错误判断，也是对比说明民众起初对统治阶级的美好期望。直到与农人交谈后才认识到蝗灾的严重危害。赋的主体从头到尾都采用气势强劲的反问语体，采用谐隐排比的手法论证比蝗灾更为严重的祸国殃民之辈，将历史从头到宋历数一遍，指出“虞之蝗”，“夏之蝗”，“商之蝗”，“周之蝗”，“春秋之蝗”，“战国之蝗”，“蝗于秦者”，“蝗于汉者”。明确指出：“自汉而下，蝗日益盛，民日益病；蝗日益硕，民日益瘠”的社会现实。再斩钉截铁地指出统治阶级内部的奢靡腐朽，卖官鬻爵，冗吏冗兵，滥用权

<sup>①</sup> 王小舒著,郭延礼主编.中国文学精神(宋元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39.

<sup>②</sup> (宋)秦观,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

威，横行霸道，挥金如土，挥霍民脂民膏等欺世盗名的丑恶行径。比一人得势鸡犬升天更夺人眼球的是：“贵介姻族，乃及僉仆。依势豪夺，飞食人肉”的醒目表达。凡此种种“皆人其形，而蝗其腹者也。其为民害，章章如是。”得出这些危害远远盛于蝗虫危害的结论。一反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反问语气刻不容缓，一气呵成，论说有力，可以说骂得是狗血淋头，不得躲闪。虽然其中有不合于今天观点的论断，但却一针见血指出了南宋社会的种种弊端，内心的不平彭涌而出，势不可挡，震撼人心。李曾伯《避暑赋》开篇“于时云盖张空，日驭铄石。犹酷吏之堪畏，类权门之可炙”，晁公遯《暑赋》结尾“当世之士，恶寒附炎，焦烂不止”都毫无畏惧地直指社会弊病。

宋代自然灾害赋的说理还表现在一些赋篇结尾一改“曲终奏雅的传统”，由对外在天地宇宙的思考转向对内在心灵的探索，融入对人生，生命的深度思考。虽然只是简短的几句，却往往蕴含了儒家仁爱之心，以人为本的宗旨；佛家慈悲情怀，平等度世的精神；道家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的洒脱。他们身处现实尘世囹圄，却又追求超世的理想，两者矛盾转化为作家人格上，内心上的调整自适，忘其形骸，心神远举，超然物外，达到心神超然无累的内心修养。作家在赋中将内心调整后的人格魅力转变为审美结果呈现给读者，所以宋代自然灾害赋常常体现出以冷静、理智来化解悲愤的现实情感，以乐观、豁达来面对命途多舛的人生，以诙谐、打诨来应对遭遇不平，这是宋代灾害赋作者整体的精神价值取向。

对自我内心精神的追求，道德人格的修养，表现在对瞬息万变，世事沧桑的辩证思考，也表现在面对灾难时自我内心调整后的超脱。这是儒家入世的现实追求受挫转而变为追求佛、道在精神上的超脱与虚静。如刘敞的《病暑赋》提到“少者且壮而老矣，鲜者且花而槁矣”的人生变化，表现追求“亘万古而一息兮，吾请从其后云”的“物我皆无尽”的精神思想。欧阳修和刘敞的《病暑赋》都表现出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追求，体现追慕“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的圣人精神。刘敞《葺所居赋》表现对“孰贤而孰愚？”没有唯一评判标准，时时而变的辩证思想，又有“福莫大于无过”的价值论断。杨万里《秋雨赋》“太上立德，次功次言，所立惟择”，“自寒自暑，自风自雨，亦何关于汝？”超越自然环境，功名德行羁绊，表现出超然独立的姿态。面对不幸际遇，而能达观自适，还可以从苏过的《飓风赋》《志隐赋》中感受到，面对政治上的失意，恶劣的生存环境，苏过父子物我两忘，不为声名所累，内心平和安宁而逍遥自得，给人一种发人深省，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气魄胸襟。

“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sup>①</sup>宋代灾害赋中，作家们心态在调整自适之前，是

<sup>①</sup> (清)刘熙载.艺概(赋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6.

自身遭遇和内心困顿，特别是对外在生命的关注，迫使他们一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无为心态，变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甚至爱憎分明，如秦观《浮山堰赋》，孙因《蝗虫辞》。一方面对自然灾害进行惟妙惟肖，精微细致地铺陈描写，一方面表现出作家关注民生，体恤下情的悲悯情怀，甚至深沉的悲凉。宋代自然灾害赋首篇是钱惟演的《春雪赋》，一开篇就表现出作者体恤百姓，关注下民的悲悯情怀。“问诸农，曰：‘田有伤矣。’”“问诸圃，曰：‘果不实矣。’予守土者，岂不以民为心？因怆然而赋。”洪咨夔的《闵氓赋》，从赋篇命名就可以感知作者关心民生的博大情怀，开篇的“嗷蚩蚩兮皇之氓”，结尾的“呜呼，蚩蚩之氓兮惟皇之依”，反复哀叹忘不了人们面对水灾的不幸遭遇。张耒的《喜晴赋》“遽下土而罹灾”，《暑雨赋》“哀下土之微生”，《病暑赋》“尚问山翳麴麦之有无”，或直接表达对人们的深厚同情，或直接关心农民的庄稼收成，表现出对受灾民众的深切同情。

面对惨烈的自然灾害，作家们往往是富于深厚的同情与殷切的希望，期盼能为百姓觅得一些必要的帮助。巨大的天灾得以缓解，灾难过后迎来朗朗乾坤的清明世界，作家们的心境又由悲而喜。所以出现了《良干竭赋》《山河堰赋》《黄楼赋·并叙》《黄楼赋·并引》对父母官的高度赞扬，张侃的《夏喜雨赋》、张耒的《喜晴赋》、王炎的《喜雨赋》、王柏的《喜雨赋》则从赋命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感情。因此宋代灾害赋以尚理为主流，情感抒发为辅，两者矛盾统一构成了宋代灾害赋内在的审美价值。

### 4.3 散文气质

《文体明辨》：“楚辞《卜居》《渔夫》二篇，已肇文体；而《子虚上林》《两都》等作，则首位是文。”<sup>①</sup>许结先生指出汉代就有“以文为赋”的审美倾向了<sup>②</sup>。宋以前就有文赋，学界将宋代的文赋叫做新文赋。“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是一片之文，押几个韵尔。”<sup>③</sup>王水照先生也指出的：“文赋在形体上多用散句，押韵也较随便，但在内容上仍然保持铺叙、文采、抒情、写景、述志的特点，吸取散文的笔势、笔法，清新流畅，别开生面。”<sup>④</sup>散文气质是文赋最显著的形式特征。

宋沈作喆说：“本朝以词赋取士，虽曰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意深

<sup>①</sup> (明)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02.

<sup>②</sup> 许结.论汉代以文为赋的美学价值[J].江淮论坛,1991,(06).

<sup>③</sup> (明)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3.

<sup>④</sup> 王水照.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J].中国文学研究,1996,(04).

远,遣词超诣,其得人亦多矣。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sup>①</sup>由此可知宋人对赋的推崇。然由于传承唐制,科举考试专注于律赋,不入官韵则被黜落,欧阳修十七岁时就遭此际遇,李迪省试也因此被黜,同时也逐渐导致沿唐制创作的宋赋进入了死胡同。唐宋古文运动反对骈文的精雕细琢,提倡质朴自由的行文风格,加上宋代理学批判思想的影响,还有各种文体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宋代自然灾害赋大多呈现出散文化的倾向,主要体现为结构灵活,句式松散,语言平易晓畅三个方面。

### (1) 结构灵活

宋代自然灾害赋结构灵活多变,篇幅可长可短,不拘一格。小部分宋代灾害赋完全承继了汉大赋主客问答的体制,如崔敦礼的《大暑赋》,以暑热开启全篇,这是“履端于倡序”。崔子向客人先赋暑热炽盛,再从声音之至清,宫室之至清,饮食之至清,游乐之至清,山林之至清的顺序铺开全文,这是“极声貌以穷文”。最后指出天子圣明才是清暑之至要,客人最终也“霍然暑退”,这是“归余于总乱”。某些赋全篇中只出现一小部分主客对话,如苏过《飓风赋》,客人的两句话只是从侧面烘托飓风的到来,主人苏过并没有言语。汉大赋从四面八方铺陈的结构形式,欧阳修的《病暑赋》以东走泰山,西登昆仑,泛乎南溟,临乎北荒仅以简短的四句话作概括。大多灾害赋由三部分组成,开篇序言,再是场景描写,最后探讨义理。如刘攽的《葺所居赋·并序》,苏辙的《黄楼赋·并序》,秦观的《浮山堰赋》,吴徽的《良干竭赋》,王炎的《喜雨赋》,梅尧臣的《风异赋》。序言往往交代作赋缘由,场景描写主要是自然灾害破坏性,恐怖性的铺陈,所以涉及灾害部分通常按照事物的发展变化,或时间先后顺序交代,这样的铺陈结构更能捕捉到事物流动变化的发展过程。苏辙的《黄楼赋·并序》中交代“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丑”,“八月戊戌”,“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方水之淫也”,“水既涸”,“水退去”;又从“民不恐”,到“民不溃”,再到“得脱者无数”,最后“民益亲”。清晰的时间线条和民众的情感变化让人一目了然。

### (2) 句式松散

宋代自然灾害赋句式松散,参差错落,主要体现为每句没有严格的字数限制,押韵随意。苏辙的《黄楼赋·并序》和秦观的《黄楼赋·并引》都是针对黄河澶州决堤事件的作品,对语言的运用体现出不同的特色。秦观《黄楼赋·并引》是仿汉大赋而作。每句都用了兮字,流转圆润,但通篇有两句例外。主要遵循前一句七个字,后一句六个字严格的句式结构。通篇偶句押韵,并且四字一换韵,从“仪”到“思”十字连押“支”韵,最后两句押“阳”韵。这对于韵律要求苛刻的律赋已经算是比较自由的了。苏辙《黄楼赋·并序》与之相比句式参差错落,

<sup>①</sup> (宋)沈作喆.寓简(附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33.

灵活多样，文中使用韵部较多，没有明显的押韵规律可寻。对洪灾场面的精细描摹是：“吕梁嵬嵬，横绝乎其前；四山连属，合围乎其外。水洄洑而不进，环城以为海。舞鱼龙于隍壑，阅帆樯于睥睨。方飘风之迅发，震鞞鼓之惊骇。”灾难过后表现对未来美好的希冀，语句从三字到十二字不等，韵语与散句相间，没有统一的节奏，流动变化，摇曳多姿。宋代自然灾害赋的句式结构多是后者的行文风格，更有全篇几乎都是散句的，如胡寅的《送吴鄂赋》、杨万里的《秋雨赋》，孙因的《蝗虫辞》等。

### 3 语言平易

宋代自然灾害赋语言倾向平易晓畅的风格，也是“宋人所尚者，轻便流转”<sup>①</sup>的审美追求。有些篇目文白参半，甚至有些篇目就是大白话，通俗易懂，与重古字、古义、古音的赋作比起来，别有情趣。张侃的《夏喜雨赋》描写大雨情状：“其声大而豪，其势上而下。以为丝又无机，以为箭又无靶。初焉而袞袞，少焉而洒洒。既空阶之乱滴，复斜漏而猛泄。”杨万里的《秋雨赋》：“袒肩露足，呼竹君以为床，命桃笙而同宿。”将日常生活中的凉席“竹君”“桃笙”也纳入赋中，表现出真实的民间生活画面。描写云满苍穹，飞雨骤降化解暑热，带来酣畅淋漓之感则是：“飞雨骤至……鸡犬夜鸣，儿女咿嚶，缩颈入腹，皆作寒声。”一反前文灾难性场面，将鸡犬，儿女写入赋中，表现出浓郁的人情味，活泼自然，颇有情趣，也见诚斋体的创作风格。梅尧臣《风异赋》还融入了俗语俗话，以“火来火来”的大众惊呼开启全篇，增添了灾害赋口语化成分；描写风灾带来的危害则是：“牛复马还绝衔鼻，草靡木折莢实坠，禽鸟堕死泥满喙，几案倾欹尘覆器。民庐毁坏，商车颠蹶。”这样的语言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李龔的《谯暑赋》：“旁之林藪，茂有阴障。况迫近于淤河，遂蒸熇而愈王。病妇释针而倦纫，稚女洗粧而退帐。”语言则晓畅明晰，正好跟描写暑热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相衬托，一切都很自然。这种语言风格使得宫廷化，文人化的赋好像也变得平民化了。这些灾害赋文词清淡，由阳春白雪变成了下里巴人，赋却又富有真实情感，让人真切感受到灾害对生活造成的影响。

<sup>①</sup> (清)李调元.赋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160.

## 余论

每一种新兴事物的产生，都是继承与创新的结果。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赋至赵宋王朝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如果创作沿袭京都、宫殿、宴乐、畋猎为题材，主客问答形式的大赋，宋代是很难超越汉代鸿篇巨制的。如果还是“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心雕龙·诠赋》），一味追求“侈丽闳衍”烂若披锦的词彩之胜，宋代也是很难匹敌魏晋排赋的。如果还传承唐代律赋押韵考究，更重音韵，锤炼字句的传统，宋赋将走进死胡同。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正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于宋代，有关赋的艺术创作手法都在发生变化，没法再现以往的卓越风姿。宋代自然灾害赋出现了雅好议论，善于推理，语言质朴平淡的散文化倾向，这与宋人追求冲和淡远和尚理求真的审美取向相契合。将多种自然灾害纳入赋的创作范围，这无疑拓展了赋的表现范围，并且表现了宋代丰富的天人观念。宋人锐意改革，追求新变的作赋历程上，这种特点正是宋代自然灾害赋艺术审美所在。

宋代诗文繁盛，在宋词大展风采的文化大繁荣时期，不同文体之间的相互碰撞，必然会对自然灾害赋的创作形成影响。甚至同一作家，在表现相同灾害问题而采用不同文体时的创作特点，以及面对相同灾害问题，不同作家驾驭时，都会有不一样的文学审美。

本论文将南北宋时期自然灾害赋作为一个整体一起论述，然宋朝绵延三百余年，南北宋时期由于社会差异，文人有不同的创作心理，自然灾害赋会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甚至北宋，南宋的不同时间段内，都有明显不同，所以才会出现北宋中期，北宋后期，南宋初期这类划分后的研究。

宋代自然灾害赋会对元明清三代赋产生一定影响，这是自不待言的。尤其是宋代自然灾害赋大胆的创新精神，对创作范围的拓展，散文化的气质。一部分宋代灾害赋有《艺概·赋概》中提到的“俗赋”倾向，后来伏俊琏先生在《俗赋》中还整理出“小品赋”“白话赋”“民间赋”等早已有的划分方法，如果按照此类划分来研究宋代灾害赋，也许会打开不同的研究视野，发掘出宋代灾害赋更多的价值内涵。

## 参考文献

### 古籍:

- [1] (战国)列御寇著,严北溟,严捷编著.列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2] (战国)吕不韦著,高诱注.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3]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 (汉)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5] (汉)董仲舒,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6] (汉)何休撰.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M].上海:中华书局,1936.
- [7] (汉)刘安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8]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9]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0]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11] (梁)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2]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3] (宋)胡寅,容肇祖点校.崇正辩斐然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4] (宋)黎德靖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5]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6] (宋)吕祖谦辑.皇朝文鉴[M].北京商务印书馆 民国.
- [17] (宋)秦观,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18] (宋)沈作喆.寓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9] (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 [20] (宋)郑樵.通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 [21] (宋)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22] (宋)朱熹集注,赵长征点校.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3] (元)脱脱.宋史(五卷,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1.
- [24] (明)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25] (清)毕沅校注,吴旭民标点.墨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26] (清)董诰等纂修,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7] (清)方玉润著,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8] (清)李调元.赋话[M].中华书局,1985.
- [29] (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30]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31] (清)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
- [32]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专著:

- [1] 毕万忱,何沛雄,洪顺隆著.中国历代赋选(唐宋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1996.
- [2]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4.
- [3]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2001.
- [4] 高亨.诗经今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 [5] 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 [6]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Z].北京市:商务印书馆,1982.
- [7]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8]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9] 李梦生.左传译注(卷上,卷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10] 刘国忠,黄振萍主编.中国思想史资料参考集(隋唐至清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 [11] 刘乃和,宋衍.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研究之二《资治通鉴》丛论[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 [12]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13] 马积高.赋史[M].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4] 钱仲联等.中国文学大辞典(上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 [15] 邱云飞.中国灾害通史(卷一-卷八)[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
- [16]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13卷·水利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 [17]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国语(卷一)[M].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18]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9] 宋正海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群发期[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20]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1] 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27.
- [22] 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3] 王小舒著,郭延礼主编.中国文学精神(宋元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 [24]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25] 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6] 袁济喜.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 [27]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8]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1-36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29] 曾枣庄.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M].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30] 张乃平,夏东海.自然灾害应急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 [31] 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宋金元卷)[M].成都:巴蜀书社,2010.
- [32]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33] 邹铭等.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警体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 [34] (法)列维—布留儿著;丁由译.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期刊论文:

- [1] 陈致远.历史上常德的水灾和地震[J].武陵学刊,1998,(04).
- [2] 程章灿.唐宋元石刻中的赋[J].文献季刊,1999,(04).
- [3] 胡建升,文师华.宋人以文为赋论[J].江西社会科学,2010,(04).
- [4] 纪晓建.《楚辞·天问》之“阳离”与楚人太阳崇拜[J].兰州学刊,2010,(11).
- [5] 金洁.宋代泰山的政治文化功能[D].山东大学,2011.
- [6] 李朝军.论梅尧臣的自然灾害题材诗赋[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01).
- [7] 李华瑞.宋代的捕蝗与祭蝗[J].山西大学学报,2011,(06).
- [8] 李亚.历史时期滨水城市水灾问题初探——以北宋开封为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3,(05).
- [9] 刘培.《事类赋》简论[J].济南大学学报,2001,11(05).
- [10] 刘培.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J].北京大学学报,2005,42(06).
- [11] 刘培.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四川大学学报,2005,(02).

- [12] 刘培.论北宋的典礼赋[J].宁夏社会科学,2005,(03).
- [13] 刘培.论北宋真仁间辞赋创作的治平心态[J].中山大学学报,2006,(05):21-24
- [14] 刘培.论北宋中期辞赋的淑世精神[J].西北大学学报,2004,41(06).
- [15] 刘培.论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情调[J].文史哲,2009,(04).
- [16] 刘培.论宋初辞赋的特征[J].江海学刊,2004,(02):171-176.
- [17] 刘培.论苏轼的辞赋创作[J].暨南学报,2006,(05).
- [18] 刘培.论苏辙的辞赋创作[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5,13(06).
- [19] 刘培.论王禹偁辞赋对风雅传统的发扬光大[J].山东大学学报,2005,(04).
- [20] 刘培.文赋的形成[J].齐鲁学刊,2004,(01).
- [21] 刘云军.两宋时期东岳祭祀与信仰[D].北京师范大学,2008.
- [22] 王保顶.汉代儒学灾异观及其现代意义[J].安徽史学,1997,(01).
- [23] 王永.北宋文赋研究[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27(01).
- [24] 徐红.宋代洞庭湖区水灾与人口、垦荒的关系[J].船山学刊,2000,(03).
- [25] 许东海.秋声·谏诤·归田:欧阳修<秋声赋>、<归田录>中的诤臣与困境[J].文学与文化,2013,(02).
- [26] 许结.论汉代以文为赋的美学价值[J].江淮论坛,1991,(06).
- [27] 许结.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J].社会科学战线,1995(03).
- [28] 许结.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J].复旦学报,2012,(04).
- [29] 许结.哲理与骚情的融织——南宋辞赋艺术初探[J].南京大学学报.1995,(01).
- [30] 杨柳.北宋的北岳研究[D].河北大学,2009.
- [31] 杨鹏程.古代湖南旱灾研究(至1644年)[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2,(04).
- [32] 杨晓红.宋代的祥瑞与灾异初探[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06).
- [33] 叶鸿洒.北宋的虫灾与处理政策演变之探索[J].淡江史学,2002,(13).
- [34] 曾枣庄.论宋代辞赋[J].清华大学学报,2003,(05).
- [35] 曾枣庄.论宋赋诸体[J].阴山学刊,1999,(03).

## 附表

### 三十七篇宋代自然灾害赋表

序号	《全宋文》册数	《全宋文》卷数	作者	篇名	页数
1.	九	一九四	钱惟演	《春雪赋》	三八五
2.	二八一	五九二	梅尧臣	《风异赋·并序》	一五一
3.	二八一	五九一	徐仲谋	《秋霖赋》	一四一
4.	三一	六六三	欧阳修	《病暑赋》	一三四
5.	三一	六六三	欧阳修	《进拟御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	一四四
6.	五九	一二七六	刘敞	《病暑赋》	四
7.	五九	一二七六	刘敞	《罪岁赋·并序》	三
8.	六八三	一四八四	刘攽	《葺所居赋·并序》	二三三
9.	八五二	一八五〇	苏轼	《上清辞》	一六二
10.	九三四	二〇三七	苏辙	《黄楼赋·并叙》	三五四
11.	一一九	二五七二	秦观	《浮山堰赋·并引》	二八六
12.	一一九	二五七二	秦观	《黄楼赋·并引》	二八七
13.	一二五	二七一二	晁补之	《望涡流辞》	三〇一
14.	一二七	二七五〇	张耒	《暑雨赋》	二一七
15.	一二七	二七五一	张耒	《病暑赋》	二三一
16.	一二七	二七五一	张耒	《喜晴赋》	二三二
17.	一四四	三一〇〇	苏过	《飓风赋·并叙》	一三〇

18.	一四四	三一〇〇	苏过	《志隐赋》	一三一
19.	一六二	三五一二	周紫芝	《却暑赋》	四五
20.	一八九	四一五三	胡寅	《送吴鄂赋》	八
21.	一九三	四二五五	刘子翬	《溽暑赋》	一二二
22.	二一一	四六八〇	晁公遯	《暑赋》	九九
23.	二二二	四九二三	陆游	《虎节门观雨赋》	一六六
24.	二二四	四九六四	吴徽	《良干竭赋·并序》	五一
25.	二三七	五二八五	杨万里	《秋雨赋》	五
26.	二五六	五七四九	陈造	《听雨赋》	五八
27.	二五八	五八一六	陈炳	《望黄山词》	三八四
28.	二六九	六〇六六	崔敦礼	《大暑赋》	五
29.	二六九	六〇六六	崔敦礼	《苦寒赋》	一〇
30.	二六九	六〇九〇	王炎	《喜雨赋·并序》	三七一
31.	二九二	六六四四	晏袤	《山河堰赋》	一二一
32.	三〇四	六九四三	张侃	《夏喜雨赋》	一四八
33.	三〇六	六九八四	洪咨夔	《闵氓赋》	一六八
34.	三三七	七七六一	孙因	《蝗虫辞》	一二
35.	三三八	七七八八	王柏	《喜雨赋》	七六
36.	三三九	七八一一	李曾伯	《避暑赋》	五
37.	三四三	七九二九	李龔	《消暑赋》	二五九
共计三十七篇					

## 后记

时间走到这里，又一个三年的学习生涯即将愀然落幕。这是一个曾经让人忧心如焚，忐忑不安，承载着竞争与挑战，却充满了希望与遐想的多彩时光。还记得在樱花烂漫的那个日子，一个人背着行囊，踏着清晨的雾霭，第一次走进了神秘魅惑的师大校园。师兄师姐们的热情接待至今仍历历在目，借我饭卡，给我复试资料，带我进图书馆，让我蹭课……友好善良的你们，怎能不让我刻骨铭心？

感谢母校三年来对我的养育之恩，不忘校领导，老师们的厚爱。更是感谢导师的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对我学业的指导，对我生活的关心。参加读书会，让我感受到了踏实的学习作风；第一次提交学科论文，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治学；提交修改毕业论文，更是让我切身体会到严谨与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真诚感谢张世磊同学提供的相关论文参考书，宋丹丹同学提供的有关论文资料。每一门课程的开展，都让我领略到老师们不同的人格魅力，每一次讲座都让我感悟到学术的前沿与开拓创新的精神，更有在文学瀚海中畅游的快感。三年的时光，变成三年的认知与收获。

喜欢师大清新宜人的空气，更爱师大湛蓝的晴空。三年的时光在这里定格，日常生活的点滴铸成了可贵的同学情。记忆的画面里除了奋力学习与拼搏，还有班里同学到花溪烧烤，游玩西江千户苗寨，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在青岩古镇留下了永恒的回忆寝室室友就是我每日相处时间最多的人，快乐前卫的飞飞，酷爱学习的莎莎，文静美丽的龙俊，妙笔生花的另一个菲菲，开心果似的婷婷，可爱乖巧的小溪，还有远在广州的廖师姐，还有让我时去蹭饭的淑梅，灵活机敏的情倩……一波一波可爱的人儿！

学业的顺利完成，是家给了我坚实的臂膀。感谢家人，亲人的关爱，就是这样，你们陪我一路走来！